

民衆文庫

抗戰通俗小說

湖南省教育廳翻印

抗戰通俗小說 目次

一、長子

二、父子會

三、長白忠魂

四、殺敵除奸

抗戰通俗小說目錄

抗戰通俗小說

長子

歐陽山

民國三年，歐戰發生的時候，廣東廣州市有一個染料商人叫做李鈞，原籍廣州近郊番禺縣仙馬鄉人，做人心地和善，愛國守法。他的祖先世代務農，只有李鈞小時候讀過幾年書，粗通字墨，便棄農爲商，打定主意，到省城去做買賣，他的妻房便是在廣州娶下的，到了民國三年，他已經三十歲，李鈞嫂也有二十五六了，還沒有生下子女，——這倒不打緊，祇是他們那間染料店生意不好，而且打聽貨色來源又是十分缺乏，使得他倆夫婦愁眉不展。

後來到底虧得李鈞消息靈通，知道生絲價錢十分好，要做這項買賣，不愁沒有發達，他當下和李鈞嫂商量好了，一心要把家搬到順德縣去，順德縣的大良城是縣城所在，那兒山青水秀，風景優美，又是家家養蠶，戶戶栽桑，生絲出產，非常富足。他們在那裏住下，生意一天好過一天，李鈞嫂又懷了身孕，直把李鈞樂得喜笑顏開。

民國四年，李鈞嫂生下一個兒子，這嬰孩長得骨格粗大，眼闊嘴寬，李鈞更是滿心歡慰，擺酒宴客，不在話下，誰知那時西法接生還不普遍，他們仍是僱了穩婆接生，請了老媽子陪月，那些人手腳既不乾，飲食又不衛生，暗地就給李鈞嫂種下了病根，嬰孩生下來還沒滿百日，母親便得了急性霍亂症，醫藥不及，不到幾天就死了。

李鈞才真是樂極生悲，十分不好過，他一面忙着買賣，一面張羅妻子的後事，每到更深夜靜，他就含着眼淚對住那出世不久的愛兒自思自想，他想起妻子斷氣那天晚上，窗外正是淒風苦雨，連綿不絕，她神志還有點清醒，可是已經不能言語，祇能對李鈞指指自己的心。又指指那啼哭不止的嬰孩。李鈞明白她是囑咐他好生看待小孩的意思。他就連忙點頭答應。……他每回想到這些情形，便對那孩子看的出神，嘴裏喃喃說道：

「兒呵！你真是命苦！我看你身體結實，哭聲嚮亮，你將來要百病不生，長命百歲才好！」

因此他兒子取定了一個吉利的名子叫做長壽，不知不覺，光陰又過了幾個月了，李鈞的幾個知心好友看見他雙眉深鎖，面容消瘦，知道他爲生意煩忙，又爲兒子分心，差不多就要病倒，便來好意相勸，叫他趕快娶一個填房，管理家中瑣事，免得他兩面操心。

李鈞一心記念亡妻，又恐怕娶了後妻，說不定會虐待前妻的兒子，那裏肯依？只時經不起朋友們的苦苦勸告，不好十分固執，便由知心好友馬二爹做主，說合了一位姓羅的姑娘。

這位羅姑娘的父親做叫羅逢志，新會縣人，搬到大良來住，已有十多年了。他從販賣布匹起家，現在還在大街上開了一間很大的布店，是大良商界裏的有數人物。他的妻子早已去世，留下兩男四女，三個大的女兒都出了門，只剩下這第四的，非常寵愛。羅四姑娘雖在順德長大，卻不像順德女子那般勇敢溫柔，那些刁蠻逞性的壞風氣，她倒沾染了不少。平時多少富家子弟前來求婚，羅逢志都不曾答應，不料馬二爹來和李鈞做媒，一說就成，一來因爲四姑娘年紀已經二十四歲，出嫁不能再遲；二來因爲李鈞在商界很有些名望，羅逢志早已把他看上了。

當下又由朋友們替李鈞辦好了五十盒海味，一百盒禮餅，和幾樣金玉首飾，封好了三百元的禮物，行

過聘禮。到了民國五年的春天，李鈞便把羅四姑娘迎娶過來了。

羅四姑娘脾氣雖然很壞，可是李鈞待他非常和善，況且又在新婚，更加和好。

時光易過，又到了民國五年的冬天。四姑對待李鈞還算和好無事，只是一點私心，總除不掉；對待長壽儘管不算刻薄，總不能十分親熱。到了這一年冬天，她自己也生下一個兒子了。她看見李鈞前妻的兒子叫做長壽，便給自己親生的兒子取了個更吉利的名字，叫做萬福。

等到歐洲大戰過後，生絲銷場不旺，價錢慢慢跌下來。李鈞看看店中每天生意，總是入不敷出，實在無利可圖，便和他岳父羅逢志一樣，自己也開了個布店。他雖是一個商人，却能夠不忘國事。歐戰停止以後，日本人想霸佔我們的膠州灣，惹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不論那省地方，都發起了抵制日本仇貨的運動，李鈞也氣忿不過，在商會裏盡他國民一份子的天責，對於檢查劣貨，幫助政府懲辦奸商等工作，進行的十分努力。

李鈞的兩個兒子也慢慢長大了，都長得聰明伶俐，會說會笑，十分有趣。長壽雖然比萬福只大了一歲，可是身體却結實得多，兩個小腿好像八月的蓮藕一樣，十分可愛，還就招了四姑的不滿。第一，她不願意長壽喊她做媽媽，聽了總是愛理不理，愛答應不答應的；第二，她雖是不給長壽多吃，不給長壽好穿，長壽總是長得又高又胖，人見人愛。萬福呢——雖說吃的堆着吃不完，穿的冬暖夏涼，十分講究，却總是瘦瘦的，一年四季帶着病容；第三，長壽年紀大，氣力又大，四五歲的小孩兒又不懂事，有時兩家爭吵起來，自然不免欺負萬福瘦弱，打他幾下。因為這種種緣故，心眼兒窄的四姑；一天到晚老是生氣，老是把長壽痛打。

一天李鈞從店中回家，長壽哭哭啼啼的去投告爸爸，說四姑不要他做兒子了，說他喊四姑媽媽，四姑

不睬他，反而大聲喝道：「誰是你的媽媽！」李鈞聽見長壽這樣訴苦，不免想起前妻，眼睛登時紅了起來，安慰那孩子道：

「長壽，你要聽你媽媽的教導，不要招惹她生氣呵！」

長壽爬上爸爸的膝上，一手扳着李鈞的頸子，撒嬌的問他道：

「你說她是我的媽媽麼？你哄我的！她一定不是我的媽媽。我的媽媽在那里呢？……怎麼，爸爸，你哭了！」

李鈞知道嘴不過，便從頭到尾告訴長壽，把他實在還有一個親生媽媽，她怎樣因病而死的情形，一齊告訴了他。長壽雖是年紀小，倒也聽得十分留神。把句句話都在心上。

說也容易，一轉眼又過了十年，看看長壽和萬福這兩個小孩子快要一齊從小學畢業了。照李鈞的意思，還要叫他升學，可三姑姑却硬說升學沒用，孩子大了，要趕快打發他們出去，學手藝的學手藝，賺錢的賺錢。原來三姑姑是早就打定了主意的，祇是李鈞還蒙在鼓裏，全然不知。

果然到了他們兩兄弟從小學畢了業那一天，三姑姑叫人從店裏把李鈞請了回去，又把那兩兄弟叫到跟前，她便對他們說道：

「今天趁你們父親在旁，做娘的吩咐你們三件事。第一，我已經跟東街的鐵匠王二說好，收長壽做學徒。長壽你今天就過去拜見師傅。在他那里學打鐵。第二，萬福呢。他身體不好，做不了粗重，我今天就把他送到大街上舅舅的布店裏學生意。第三，從今天起，長壽你要叫萬福做哥哥，不管你們誰大誰小，也不管你們平時怎樣稱呼，也不管你們願意不願意。我親生的兒子要做哥哥就是。這三件事你們要是有一件不依，那麼你們也別再來見我，這個家我也不管了，我有我的地方去！」

原來廣東有一種相沿已久的不良習慣，父親的財產往往歸長子一人獨得，次子間或有份，也不過十分之一二，而且還要歸長子掌管，實際上拿不到手。所以普通人家如有小老婆的所生的兒子年紀縱然比正室的兒子大，也要認作弟弟。四姑是繼室，也想把長壽當做小老婆的兒子辦理呢！當下四姑這番話才一說出口，頓時嚇得李鈞他父子們啞口無言，不知怎樣回答才是。四姑的脾氣，這兩個兒子那有不知，別說他們跟爸爸不敢違背，就是他們的外祖父羅逢志親身來到，也勸她不動。到底是長壽懂事，他看見爸爸愁眉不展，便爽爽快快的聲言道：

「媽媽不必多心，我完全答應就是了。」

當天長壽和萬福各自穿好衣服，收拾行李，去拜師學藝，不必細表。只是四姑這種行爲，早就驚動了左隣右里，議論紛紛。他們衆口一詞的嘆息道：

「這樣一來，做弟弟的會發財立業，做哥哥的倒要辛苦一生了！」

於是你也拿點吃的，我也拿點穿的，都送給長壽，却不送給萬福。萬福看見人家都不幫他，不送東西給他，不曉得做長子有什麼好處，只是暗地裏羨慕長壽。兄弟分別以後，萬福心裏老是掛念着哥哥，拋撇不開。你道是什麼原故？原來萬福和長壽這兩兄弟，雖說小時總是打打鬧鬧，但是長大上學，同出同回，同玩同樂，一向十分和氣，十分要好的了。中間雖有四姑的偏心作梗，也阻擋不了那兄弟手足之情。這回四姑的做法不公平，萬福也分明知道，所以當面雖不敢違抗，背地却時常去看長壽，仍舊把長壽喊做哥哥，每逢初一十五，還帶點零用錢給長壽，硬要他收下。

左隣右里紛紛議論，自然也就說傳到李鈞的耳裏，大家都說李鈞軟弱無能，不該讓四姑做下這番不近人情的事體。他爲了對待孩子的不公平，便時常和四姑吵嘴，以後就是他們兩兄弟回家請安，當着孩子

們吵嘴也不迴避了。不過事情既然做出來了，吵嘴又有什麼用呢？況且吵來吵去，總不外是那幾句話。

李鈞總是低聲的規勸他妻子道：「四姑，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你不對呢。這件事到底是不近人情的。」四姑却高聲回駁說：「那你爲什麼要去惹牠？你索性不去惹牠好了！」李鈞只得婉言相勸：「你說得好輕便，別人要說閒話呀。」四姑依然不講理的說：「那我可一概不管！」於是李鈞也有點冒火了，他道：「你不怕作孽？不怕孩子們將來爲爭家財傷了和氣？」四姑冷笑道：「那有什麼爭的？長壽自己親口答應過做弟弟的！」他道：「長壽是個好孩子呀！」四姑道：「萬福不好麼？」他道：「萬福也好。他們兩個都是我養好兒子。祇是你立意不好。」四姑再也忍不住了，便怒罵道：「放你的屁！你睡醒沒有？我的立意有什麼不好的。我自然立意把家財通通給了萬福！這有什麼了不得？我愛他，不愛長壽，就是這一句話！況且你自己又不想想，你的錢是從那里得來的？是誰家鄰戶攜帶你積了這一份小小家財的？是我們羅家呵！——你說不該把家財給萬福的嗎？」

說來說去總不外這些話，真是連附近的頑童都聽到爛熟。背得出來了。可是你估量長壽和萬福兩個，給四姑這樣偏心擺布，結果如隣人所料，一個會發財立業，一個會辛苦一生了嗎？請你聽我說下去吧！

且不說四姑得意揚揚，李鈞愁眉不展，萬福開心自愧等等詳情，單說那打鐵徒弟李長壽。李長壽自從拜王二爲師之後，一心學着師傅學手藝，他身材好，力氣大，性格爽直，做工勤謹，因此深得鐵匠王二的歡心，打水掃地那些粗事都不留他做，一心把打刀造剪等等技藝教導他。他也知道自己在家庭裏只是不得後母喜歡，爸爸和兄弟對他都是好的，因此也不管後母怎樣不好，只管自己小心忍耐，拚命做活。他一年一年長大了，不止煉成一付堅強高大的身體，而且煉成一種堅強不屈的精神，

他也有一樣不好，就是脾氣太過鹵莽暴躁，說話容易得罪人，動不動就與打架。他這種脾氣勸也勸不

來，約束也約束不住，莫說別人。就是王二師傅也有幾分怕他。王二師傅到底是愛他能吃苦能做事，等到三年滿師之後，就把他留在店中，升做一名工匠。

大良城有一個好玩的處所叫石獅前，是一個很大的空場，那里變戲法，賣膏藥，講古說今，江湖賣藝，以及三教九流，舊貨零食，無所不有，不論鐵匠，銅匠，泥水，木匠各種手藝小工和沒有活做的閒人，都喜歡到那里玩耍。長壽這天吃過晚飯，閒着沒事，便也約了幾個朋友到石獅前逛去。他們一邊走一邊看，好不快活，忽然來到一堆人旁邊，聽見四面的看客，七嘴八舌，不知說些什麼。他擠進人羣裏面看看開的什麼事。原來有兩塊青年學生，想搬動兩塊大石，堆成高墩，好站上去向大家演講。大家想還記得，當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一月二十八日）戰事運行的時候，這樣在街頭演講的學生是很多很多的。那兩個學生搬來搬去，總無法將石頭搬動，旁邊看着的人只是灑口空說，却不去出力相助。長壽一聲不響，走到那兩個學生面前，獨自一人，不費什麼氣力，便將石頭搬好。兩旁的人齊聲給他喝彩。

那個學生客氣兩句，便講起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和日本所用的殘暴手段來。下面的人聽得十分入神，不肯走開。演講過後，又每人發了一張傳單，李長壽借着一個小食店的燈光，將傳單讀起來，招引得旁邊一些人都來聽他。他把傳單念完，那兩個學生便走了過來，和他說了姓名，一個叫萬大任，一個叫李廣沛。這兩個學生看他是個工人打扮，却能夠識得字，會讀傳單，不覺十分高興，便答應介紹他進縣教育局所辦的成人補習學校念書，又和他定了後會之期，才殷勤道別而去。

從此以後，李廣沛便時常單獨去找李長壽問問他讀書成績，和他講解時事，借些國恥演說之類給他看，請他上茶館喝茶；本是偶然相逢，偶然同姓，相好起來竟比真兄弟還好。這時李長壽正是個十八九歲的熱血男兒，得遇李廣沛的講解鼓勵，對於我們的敵人日本的居心毒狠全明白了自然是憤恨異常，總想得個

機會到上海去投軍殺敵。

殘冬已盡，不久便到了陽歷三月。李廣沛籌足了舟車盤纏，起程要到上海去。臨行和李長壽自有一番叮嚀惜別之情，不必細表。只可惜李長壽徒有着滿腔熱血，只爲籌不出盤纏，便只好眼巴巴望着好友奔赴前程，自己留在火爐旁邊空度歲月。這李廣沛和他雖是萍水相逢，可是對於他一生事業的鼓勵功績却不小，讀者們看下去便會明白。

李長壽送朋友去後，留在王二店裏做工，天天的呆板工作，一過也就過了五個年頭。

到了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李鈞覺得自己老了，忽然動了歸家的念頭。和家人商量停當，便把全家人口和五千塊錢左右的家財，一起搬回自己的家鄉。讀者諸君都還記得，他們的家鄉就是我在開頭說過的，坐落在廣東廣州市近郊那個番禺縣管理的仙馬鄉了。他們回到鄉下。買了二三十畝的田地，造了一間廣東式的三廳兩廊的房屋，買齊鷄鴨貓狗，便安居下來。李長壽還是憑了赤手空拳，到廣州去當了一名鐵匠。李萬福也不改行，和幾個相熟朋友合股在長樂路開了個布店。

那時候廣東省不論那里的居民。都要向政府機關辦理登記，鄉村的居民歸區公所督促鄉公所辦理。李家回到仙馬鄉以後，李鈞嫂第一件事就是強迫她丈夫到鄉公所去正式登記，把萬福認做長子，把長壽認做次子。她心裏想這兩個兒子相差只有一歲，鄉裏的人又不知道她家的事，一定沒有誰會起疑心。第二件事是替萬福趕快娶了一個老婆。照四姑想，鄉間規矩雖然不許次子先娶，可是如今萬福登記了長子，娶親便是正當的事。至於長壽會不會難過，她就不管了！這媳婦是她自己看上的，真是又美貌又壯健，是隣鄉陳家的姑娘，只可惜不認識字。照李鈞嫂的打算，既然把萬福登記做了長子，又娶了家室，將來自然會生出長孫，那麼就是把家財全份歸給萬福，也不過分，真是萬無一失的了！

這一來可是苦了做爸爸的李鈞，做哥哥的李長壽，和做弟弟的李萬福三個人。李鈞和萬福都會勸他，這件事要是做得過於刻毒，恐防長壽太難過，可是四姑一心要達到目的，那里肯依？

到了成婚那天晚上，無論萬福怎樣懇求長壽，長壽都不肯回家喫喜酒。萬福沒法，只好照實情告訴爸爸。花轎過門的時候，李家張燈掛彩，金鼓喧天，賀客擠滿了堂屋，齊聲慶賀。四姑穿了全新的禮褂長裙，喜氣洋洋的奔出奔進；這里喊一聲李鈞嬖，那里喊一聲李鈞嬖，直把她喊得頭昏眼花，各處照應。那離家二十五年的小財主李鈞，受着親族朋友，男女老幼的恭喜祝賀，雖然也強做歡喜，心裏面總覺得長壽不在身邊，實在是又痛心又慚愧。萬福自然知道爸爸的苦衷，便也覺得行坐不安。又怕給父母看出，更加不爰，就沒命的喝酒解愁，假做高興，隨後又顛顛倒倒的行禮謝客，一直鬧到更深夜靜，方才歸寢。

李鈞嬖的打算，果然不差，果然十分週全。有兒有媳，將來再有了孫男孫女，不是萬事都稱心滿意了麼？

到得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北平蘆溝橋的砲聲一響，立刻驚動了全國東西南北四方的熱血男兒，一千千，一萬萬，十萬萬，百萬萬的成羣結隊：開上戰場。我們中國和日本打仗了！

讀者諸君！日本軍閥侵略野心的卑鄙陰毒，日本獸兵殘暴行爲的慘無人道，大概已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了！你要經商麼？他把你的城市炸掉了！你要耕種麼？他把你的收成割去了！你要做工麼？他把你拉去當砲灰去了！你要娶妻麼？他把所有的姑娘，連你的妻子都姦淫了！你要生子麼？他把你的兒子搶走，抽出鮮血去醫治他的傷兵去了！——這還有什麼話可講的！無疑的，我們中國和日本打仗了！

有一天，四姑聽見了一個十分可怕的風聲。原來姓李的族中有一個九天大醉一天半醒的老酒鬼，新近從省城回到鄉下，那風聲就是由他嘴裏傳播出來的。他真是逢人便說：

「你聽見這個新聞麼？真是大新聞。城裏的賣花生的孩子都聽到的。原來我們要和日本國開戰了！不論住在省城住在鄉下，不論富的貧的，家家都要抽一個壯丁出去打仗。你是長子麼？好，你要去打仗了！一家出一個長子，次子不必去……」

四姑聽見這個風聲，真比晴天響一個霹靂還要可怕。她急急的三步併做兩步找到了那個酒鬼，便向他打聽道：

「老伯伯，你說的長子，可是真的要抽長子麼？」

「我敢當天發誓，一點也不假！」

那老醉貓爲要證明他沒有扯謊，還把他在省城親眼看見的公家告示背書似的背了出來。李鈞嬌嬌那里有心去聽他背告示，她打聽清楚的確有這麼一回事的時候，直給嚇的瘋了！她心裏想來想去的打量道：

「這樣說來，我的萬福豈不要去當兵了麼？」

她回到了家，還是兩眼發呆的不言不語。李鈞看見如此，便走過來向她勸說道：「你也不必如此着急了。日本人欺負我們欺負得這般利害，我們有兩個兒子的，叫一個出去替國家打仗是千該萬該的呵！」四姑回答道：「你真是越老越糊塗了！當兵是下流人的事，打仗是會喪命的呀！」李鈞哼哼冷笑兩聲，便向她勸解：「這你又有所不知了。你們女流之輩，那里知道國家大事？這日本小鬼和別的國家不同，他一心要滅我們中國，絕我們種氏。有兒子出去打仗是光光彩彩的事，不論萬福還是長壽，總要出去替我們爭爭光才好呵！」四姑聽見如此說，便改了口氣答道：「既然這是好事，你叫長壽去打仗便是，我可不讓萬福去做這種事體！」

彼此不言不語過了好一會。四姑現在祇顧得打仗的事，倒把萬福應該承受家財的事忘記了，她率直的

要求她丈夫道：

「你到鄉公所去把登記表改一改吧。仍舊讓長壽做長子好了。本來長壽才是長子呵！」可是他們的媳婦卻沒有忘記家財，聽見這樣說便哇的一聲哭鬧起來了。她帶哭帶喊的說道：

「我不管你們誰是長子，我是嫁給這裏的長子的。」

那李鈞無論如何，祇是冷冷靜靜的捏着腦袋說：「我不能做這種荒唐的事。」四姑還是懇求着：「你把長壽叫回來。跟他講一講看他肯不肯也好哇。要是不肯就算拉倒！」丈夫扳起臉孔對她說：「我是他的誰？我是他的父親。我怎麼能一張嘴說兩樣話？你自己和他去講講試試看罷！」這樣一來，四姑真是沒有辦法了，她和丈夫講，丈夫不答應，和媳婦講，媳婦不答應，急得她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可是她到底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迫李鈞寫信把兩個兒子都叫回來再說。

有一天，媳婦一早就回娘家去了。她找到她的叔父，打聽到底在法律上，長子和次子的家財是怎麼個分法。那叔父看過兩本法律的書，當下就給她講個明白。按照現在的法律，家財是不論長子次子，一律均分的。她聽了這才滿心歡喜的趕回仙馬鄉，等候丈夫回來。果然下午三點鐘，萬福就先到家。等他和父母說了幾句話，萬福嫂便把他拖回房裏，將媽媽要把他改做次子的主意，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末了，她教導萬福說：

「什麼長子不長子，答應他們罷。」

「爲什麼呢？」萬福不明不白的問。

「分家是一樣的分，祇是做了次子，就不必當兵了！」

從娶她那天起，萬福就老是覺得自己過了分，對不住哥哥。這事越想越叫他心緒不寧，彷彿是自己做

錯了事。如今聽見她說出這般沒有人格的話來，更是火上加油，忍不住罵一聲：「你這狗賊的東西！」打了那女人一個耳光，打得她祇是隨牀打滾。四姑也不管他們吵鬧，儘自去殺雞宰鴨，煮肉煎魚，預備做一棹十分排場的晚飯。李鈞聽着兒媳打鬧，生怕長壽見了傷心，就走出村口守候着那鐵匠。

果然不到五點鐘，長壽便回來了。李鈞不讓他往家裏走，却拖着 he 一道去看看田工。一路上談了許多閒話，總是爸爸問一句，兒子回答一句的。爸爸問道：「長壽，你身體還好麼？」

長壽回答道：「好得很。因為我常常喝酒呀！」

「上了癮麼？」

「不。我想上癮是沒有上癮的。不過喝了要好過些。」

「那你就錯了，長壽，喝酒是對身體有害的。」

「那里！我喝了身體祇有更好些！」

「哦，算了，你什麼時候喝起酒來的？」

「什麼時候？」長壽想了一想，便回答道：「我可記不清了。好像是從萬福娶親那天喝起的罷！……」

……

李鈞本想把四姑娘的心事簡單的告訴兒子，一聽他提起萬福娶親的話，便把剛要說出嘴來的言語朝肚子裏嚥下去了，祇一路走一路談些農作收成。更租地稅一事。長壽本是聰明爽直的人，看見爸爸言語吞吐，愁眉不展，便有七八分猜得出來，又是四姑娘和他嘔了氣，祇是不明真相，不便多說。後來長壽把省城如何做防空演習，省城的人如何對日本仇恨，八·一三（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的上海戰爭如何叫人高興等等情形對父親說了一遍，又挺起胸膛對父親說，前回上海打仗他去不成，這回他是一定要去的了。男子漢

到戰場上拚個他死我活，比留在廣州給敵機轟炸好得多。這番話本來說得很有道理，李鈞祇是連連點頭，不多說話。

吃飯的時候，長壽看見個個面色有異，又不知懷的什麼鬼胎，心中料想大概總是四姑搗鬼，不去管牠。祇見他興致大發，連連舉杯喝酒。自從萬福娶親之後，他對家庭的不公平待遇，早就十分明白，雖則不氣萬福糊塗，對四姑却沒什好感，但是提到爸爸，他便覺得又可愛又可憐，愛的是爸爸爲人忠直，對他又特別親熱；憐的是爸爸軟弱無能，一直給四姑欺負擺佈，當下他看見李鈞不歡，便屢屢向他敬酒，想叫他快活快活。

這時雖是夏天，夜裏倒還涼快。晚飯過後四姑掌上燈來，一家人隨意坐下，好像開會一樣，長壽望望大家，祇見李鈞好像有說不出的苦衷，閉着嘴不嚮。其實李鈞既愛長壽又愛萬福，對於四姑和媳婦，也一樣看待，不過對那忠直的鐵匠長壽，除了愛之外，還懷着說不出的憐憫和說不出的隱痛罷了。萬福這時自問良心有愧，垂頭喪氣的坐着，彷彿是一個就要受法官審判的罪人。他女人雖然還裝做生氣，可是已經和四姑一鼻孔出氣了，四姑在這一家人裏面，算是最高興的，她暗自思量：長壽這時候一定還不會知道長子要當兵的事情，這回的擺佈大概準會順順利利叫他應承。其實長壽果然不出她所料，是什麼都不會知得的，他既不知道做了長子就要當兵，也不知道做了長子會承受多少家財，在他看來，家裏的財產早就沒有他的分兒了。

大家坐下不久，李鈞擺出一付虛偽的臉孔，慢吞吞說道：

「今天叫你們回來，我有一樁事要跟你們說說，我這半個月來得了一個毛病，頭昏眼花，耳鳴心跳，飲食不安，坐臥不寧，我想想很奇怪，便到觀音菩薩跟前敬香添油，許下心願，果然菩薩靈驗，不久就給

我報了一個夢，這夢真是清清楚楚，當真我是醒着看見了她，她對我說，「四姑，你的香油我領過了，因為你很誠心，所以我來告訴你，你要想病好，就想想看自己有沒有做過甚麼虧心事罷，」說完一下子就不見了。奇怪，要說一虧心的事，我有甚麼虧心事呢？不錯，我想，菩薩就是說的你們兩兄弟的事了……」於是跟着下面四姑就承認了硬要把萬福算做長子，這是不對的，這是她自己的不好，是她自己的偏心。末了她又說現在她打算仍然把長壽提做長子，因為照事實說，長壽才真是他們的長子呢。她預備把全部家財給長壽三分之二，又立刻替他完婚成家，來解脫自己的罪過。祇要長壽沒有什麼別的意見，到鄉長那里去改正登記，就算辦妥當了。

長壽聽見四姑這番話，不覺大吃一驚，連酒氣都醒了三分。他想四姑是何等利害的人，怎麼如今說出這些話來了，莫非她真是天良發現麼？莫非她此後真是不虐待自己刻薄自己了麼？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祇好用眼睛望着爸爸，打量他總要說幾句話的；可是李鈞祇是用手掩住臉孔，同大眾一樣一聲不響。

四姑看見大家都沒有話說，便以為大家都同意了，便高高興興的說道。「好了，就這樣辦吧？」誰知她話還沒有說完，萬福突然站了起來。這一下，可把四姑和媳婦嚇得心兒不住的跳。長壽也以為萬福有什麼話要說，可是萬福並沒有立刻開口，他走到窗前背着大家站一會兒，才回轉身來，聲音打抖的對大家聲明道：

「我不承認這回事！」

長壽這一氣真非同小可。他想平時事事都兄弟和睦，事事都讓着萬福，可不料今天四姑天良發現，他倒來反對自己！當下便氣沖沖的起來說道：

「萬福，你怕我拿掉我們那些家財麼？」

「不，不是的！」萬福搶着回答。

「我現在當天立誓：無論我李長壽算是長子次子，我不要那些什麼家財！不要說三分之二，就是百分之一都不要！我們做手藝的憑了兩手就能過活！」

萬福沒有辦法，祇好直着喉嚨亂嚷道：「不是的，哥哥，不是這回事！」

李鈞嬭也着急起來亂吼着：「這孩子瘋了，還是醉了！」

李鈞看見大家七嘴八舌，吵鬧起來，覺得自己再不發言，這家庭就要混亂到不可收拾了，便把長壽喊了過去，等大家靜下來了，才沉沉重重的對他說道：

「長壽我告訴你吧，現在我們中國要和日本拚到底，打到底了。你媽媽在外面聽到了風聲，說無論那家的長子，都要給國家抽出去當兵。唔，就是這道理……長壽，你現在明白了做長子的責任了嗎？好，你現在告訴我，你到底願意做長子還是願意做次子。……」

長壽這才明白了四姑的用意所在，和什麼得了毛病，觀音報夢那一番鬼話。不過他却也不管那許多，回答道：

「爸爸，你還不明白我麼！我正是願意出去打仗，我要做長子！」

隨後略為思索一下，又走到萬福跟前，兩手撫着弟弟的肩膀說道：

「好，萬福，到底好兄弟還是好兄弟，我這回知道你的真心腸了。但是不要爭執了吧，好兄弟，我本來是你的哥哥呀！」

萬福的女人也順水推船的對萬福勸道：

「不錯，你看看你自己呀，骨瘦如柴，不說別的，就是提五斤重的東西都提不動。那像個扛槍打仗的

脚色哩！」

可是萬福堅執不肯，所以爭執一時不能停止。萬福對大家說道：

「我這回如果不能出去打仗，我一輩子決不會有一天好過的日子。提到分家財娶老婆我是長子，提到打仗，我又是次子了，這在人情道理上說得過去麼？……不管怎樣，我是一個年輕人，我也愛國家，我一定要求自己出去創一番世界！」

李鈞嗟嘆着，四姑怨咒他傻瓜，萬福嫂簡直罵他是糊塗蟲了。爭執到最利害的時候，李鈞，長壽，萬福不覺都消下眼淚來。爸爸流的是傷心的眼淚，長壽流的是感激的眼淚，萬福流的是羞愧的眼淚。

後來李鈞出來勸住他兩兄弟，說既然大家都願意去捨身報國，那麼就用抽籤的辦法來定個去留罷。兩兄弟和四姑，媳婦都沒有話說了。家中本來有現成的籤筒和竹籤，四姑和萬福嫂挑選了三十根大小形狀都一模一樣的交給李鈞，李鈞回到房中在那三十根的十五根上面點了墨點，又把牠們混亂了放回竹筒裏。大家約定，由長壽和萬福一齊從竹筒中各抽一根，有墨點的算是出征的，沒有墨點的便留在家裏，兩家都一樣的重新再抽。這真是再公平也沒有的好了。

於是大家都望住那籤筒望得出神。長壽和萬福把竹籤抽起，各自去看。長壽一看自己的竹籤，不由得懊喪不已，原來那上面並沒有什麼墨點。可是四姑一看萬福的竹籤，却不由得歡呼起來，原來那上面也是沒有墨點的。李鈞收回竹籤，把他們和勻之後，又遞過來給他們抽取。這回長壽猛力一拔，果然不差抽中了出征的墨點，却不料那媳婦把萬福的竹籤一看，就「呵，不好」的叫了出來，那上面也點了墨點哩！

到了第三次抽籤，長壽還是抽着了出征的墨點，萬福抽的都是空籤，這事情才算定奪，長壽做了長子，萬福做了次子，長壽是勝利了，李鈞媿和萬福嫂也勝利了，一場爭執風波才算平靜下去。

第二天李鈞嬭一早去找着鄉長，聲明自己的人口登記有了錯誤，懇求鄉長做做好事，替她更改一下，他們的兒子當中叫萬福的只是弟弟，長壽的才是哥哥。鄉長不知她家底細事見她苦苦哀求，也就准許了她。她辦妥了這件事，才謝過鄉長，滿心歡喜的回家。

那鐵匠李長壽回到廣州，好不興高彩烈！他以為自己不久就準可穿着威武的軍衣，到前綫去和日本鬼子打仗。除此之外，就是二十年來，他老是受着四姑的欺負，這回他到底是做了長子了。平常本是少說話的人，這時候分外喜歡說話，又分外用力掄起鐵錘朝鐵砧上燒紅的鐵塊打下去，彷彿那燒紅的鐵塊正是一個日本兵的頭，當真被他打得火星四濺哩！

讀者看到這裏，請你閉起眼睛想想罷！你想以後怎樣了呢？長壽和萬福這兩兄弟的境遇會變成怎樣呢？聰明的讀者，你們猜猜看，或許會料得到罷！原來四姑這回是上了一個大當了！——按照我們政府的兵役法，是長子可以免役，次子要去當兵的。她一點也不曉得，祇相信了那糊塗老酒鬼的胡言亂語，因此弄成了大錯，這一來自然是四姑不識字墨，沒有知識；一來也是她不明大體，不忠國家，才弄出這些笑話哩！

果然，到了陽歷十月初邊，鄉長按照政府法令，把李鈞家裏的次子李萬福徵發出去受入伍的訓練了。李鈞嬭和萬福嫂這一來可急得不知怎樣辦才好，她們當作鄉長忘記把登記表改過，因此立刻氣沖沖的，兩婆媳一道去找鄉長，提出大大的交涉，四姑見了那又矮又駝的瘦鄉長，話不多說，就沒頭沒腦的質問道：

「鄉長。你那裏的登記表沒有改過來麼？」

鄉長給他這一問，問得莫明其妙。祇見他眨了眨眼，清清脆脆的回答：

「早就照你的意思改好了的！」

「照我的意思改了的？這是什麼鬼把戲啊！」

「我也不曉得你們是什麼鬼把戲。你們大概不願那叫做長壽的兒子當兵罷！……至於我呢，我是照了政府的命令，正所謂奉公行事的。兵役法是政府規定的，誰敢不遵？」

萬福嫂也插嘴問道：「請問，是怎樣的一個規定呢？」

「聽着：照規定是，長子可以不去當兵，次子就要徵發出來。」

這一下可把她們兩婆媳嚇得目瞪口呆，半響說不出話。四姑自思自想，這回上了那醉鬼胡言亂語的大當，真不得了。她一心想萬福不去當兵，這回却倒是自己把萬福推出去當兵了！這許多天來，她奔波忙碌却爲的是什麼呢？真是急得她差點兒沒有哭出來。回家時四姑知道這是自己的錯，默默無言，媳婦祇是抱怨她老糊塗，做事不打聽清楚。等到第二天，四姑的偏心不死，一個人去會見鄉長，又帶了五十塊錢預備送給他。照四姑的意思，祇要請鄉長把登記表照原來的樣子再改過來就是，她底兒子們一點也不會知道政府有什麼規定的。鄉長望着那毫無知識的母親搖搖頭，表示他不能收下那些錢。他說道：

「改是你自己要改的，如今又要改回來，難道你拿公事當玩笑看待麼？你是一個無知女流，我和你多說也沒用。等我調查清楚，看到底誰是長子再說罷。最好你叫長壽到我這裏來，親身證明他是次子。要是那些表還沒有送到縣裏去，給你改回來就是了……我可以替你去查查看。可是——最要緊的還是要你自己去問問長壽他本人，要他本人肯答應才做得啊！」

四姑回家，又和李鈞吵鬧起來了，她硬要逼他做爸爸的出頭，叫長壽答應。李鈞讓了四姑二十幾年，這回可不再退讓了，他教訓四姑道：

「你是一個人，又不是一個畜生。你自己想想到底做下了多少好事罷！這倒不是怕長壽不肯答應，可

是我和你是做父母的人，而且又都上了年紀了，怎好在一兩個月之內，要做兒子的三翻四覆，四覆三翻，我們說話，不是狗叫呢？有羞恥有天良的人誰肯去做這種事？」

真的，李鈞這番嚴嚴正正的話，真是說得一點不錯。四姑雖是還嚙嚙着，可是已經死心塌地了，曉得不能再叫長壽回來，答應再改爲次子。萬福嫂也知道那是沒有希望的事了。這是一樣多麼醜的事啊，傳出外面會使人笑掉下巴呀！

但是李鈞的家裏從此就沒有一天安寧，沒有一天好過。只爲了一些不關緊要的閒事，四姑就有本事連日帶夜和丈夫吵鬧不休。或者不是一點什麼事都不爲，四姑却無緣無故的要去尋死覓活。有一次她甚至要把兒子媳婦一齊帶回順德她娘家去，永遠不回仙馬鄉，後來，李鈞實在無法應付，因而病倒了；萬福嫂在照料病人，又日夜担心丈夫要去打仗，也瘦削不堪了；四姑想想自己一輩子會打算，如今算來算去，倒算到了自己頭上來，也便灰心冷意，到齋堂裏面去做齋姑，吃素念佛去了。那次子李萬福呢，也丟下了他的生意，回到仙馬鄉來受武裝訓練，準備隨時抽到了就出發到前綫去。

在開頭受武裝訓練的時候，萬福還覺得這是他應該做的事。可惜他是一個立志不堅的人，沒有多久，那替國家民族盡神聖的責任心就搖動了。三個多月以後，他經不起雨淋日晒。經不起捱餓抵寒，又經不起那早操晚操，爬山過水；更加看見父親生病在牀，媽媽氣忿離家，還看見那年輕的妻子，心裏便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想來想去，暗地裏就不免軟起來。

民國二十七年的二月初，李長壽回到仙馬鄉來過舊歷年。他看見別的壯丁，一個個練得像鐵人一般，只有弟弟萬福兩眼含愁，身體還是一樣的瘦弱，心裏覺得很憐惜他。又看見家裏七零八落，便也有幾分明白，那是四姑的計謀失敗，萬福到底逃不了兵役的原故。

他走到父親牀前，問了一番病情之後，便率直的說道：

「爸爸，我去請媽媽回來好嗎？」

「不必了。讓她自己去清靜清靜罷。」

「什麼，爸爸不願意她回來嗎？」

「那有不願意的話！我病了，她回來自然是很好。萬福呢？還不是日夜想念着她？就是她底媳婦，一個人做不了一家的事，也盼望她回來的啊！可是……唉！」

李鈞嘆了一口氣，把頭一搖，就不再開口。長壽聽見爸爸這樣說，心裏十分難過。晚飯後，他一個人坐在村前的祠堂大門口，很是憂悶。萬福走過來和他說道：

「媽媽恐怕活不成的了，可憐她！……爸爸又病倒了，恐怕一時也好不了。萬一我一離開，不是剩下我女人獨自個對住那老人家了麼？萬一我一出發到前線去！……唉！是的，這樣辦罷，你不要到省城去了，只管回到家裏來，管理管理出工，服侍服侍爸爸。萬一我不回來了，你就把我女人……怎樣呢？我想我是多半不回來的了。隨她怎樣去罷！——或許。這樣的，你可以把她留下來做你的……」

長壽不等他說完，早就大吼一聲：「住口！你這不中用的！你要說出什麼話來了！」趁勢在萬福的腮幫上狠狠的結了一拳。萬福也不做聲，只是摸摸腮脰悄悄的走去。

這一夜長壽沒有合過眼，他確實知道這家庭糾紛的關鍵在什麼地方了，而且他十分憐憫他那胆怯無勇的弟弟。於是第二天一早，他首先到鄉長那裏去，聲明自己願意代替萬福的兵役。他問鄉長：

「那登記表還沒有到縣裏去麼？」

「還沒有，我替媽媽查過了。」

那麼，你還是把我改做次子罷。」

「可以的，你本來是次子麼？你請四姑到我這邊來坐坐好了。不過，——你到底願意打仗嗎？」

長壽眉毛一揚，雄壯的回答道：「我願意！」

「不錯。不過我看你還有別的隱情。」

「對了。我一個人出去打仗，可以救活家裏面的幾個人。」

因為長壽自告奮勇，結果什麼事情都好起來了。四姑回心轉意，從齋堂搬回家裏去，變成對待長壽非常和氣，簡直是一個賢良而又仁慈的婦人；李鈞的病也逐漸痊愈；萬福嫂也有說有笑，十分歡喜。那萬福呢，經過幾個月磨折變成胆小如鼠的可憐蟲，再也不敢夢想自己是提夠扛起槍桿去保衛祖國的英雄人物了。

果然李長壽受了一個多月的訓練之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春天早晨，出發到前線去了。留在家裏父母和弟弟都過着太平生活。可是這太平生活並不是怎麼美滿的。同一的太平生活，李鈞覺得日子很長，很無聊，又祇是想念着長壽，絲毫安慰也得不到。李萬福因爲自己不中用，覺得自己太過羞恥，屈辱，自私，連一天的安靜都得不到。——長壽却剛剛相反，他在軍隊中，輾轉走遍了中國中部的幾省地方。最初是在江蘇，安徽作戰，後來調到河南，最後又調到江西，參加馬當封鎖綫的防禦戰。八個月的戰爭生活使他變成鋼鐵一般的人物。他從來沒有受過傷，沒有想過家，沒有在命令之前退過半步。這戰爭生活又使他看見許多地方，碰見許多人物，歷過許多驚險。他完全快樂得入了迷了。

他本來祇是班長出身，可是因爲他作戰勇敢，立了許多功勞，就一級一級飛快的升到連長。他熱烈的愛着戰爭生活。戰爭把他從半籠一般打鐵舖裏救了出來，戰爭把他從平平無奇的人們之中選拔起來，使

他成爲人人敬畏的勇士，使他成爲一部特務連的上尉連長！

說也奇怪，這英勇無敵的連長從來沒有想過家。可是當他正在南潯線上作戰。忽然聽見廣州已經在十月二十一日淪陷敵手的時候。不由得他不想念起家裏來了。湊巧不久，他們的部隊便調回廣東去了。李長壽跟隨着部隊，坐了軍車，經過湖南向自己的家鄉番禺縣前進。十二月初，這部隊接上火線，和敵人展開了正面的戰鬥。有一次，爲了擊退鐘落潭的正面敵人的主力，他們全團士兵繞過鐵路，向敵人側後方的竹料墟行進。這竹料墟離長壽的家鄉祇有八十里地，村落很小，位置在一羣小山中間的高地之上。從天亮到中午，這奇襲部隊艱苦的進擊，因爲自己的位置低窪，從下向上仰攻，很不容易，所以總是相持不下，到了傍晚，特務連全連弟兄也加入攻擊了。

這場大戰的開頭，敵人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攻擊，顯見得有些手忙腳亂。立刻把隘路口，壩子口，以及每一條草徑都用嚴密的火力堵塞住。大砲瞎了眼似地胡亂轟發。我們的步槍，最新式機關槍，手榴彈，雨點似的向敵人的陣地撲掃，我們的大砲用沉着，威猛的吼聲密集的給敵人以無情的擾亂和破壞。李長壽提起了全付精神，走上火綫，一方面指揮弟兄，一方面自己也射擊，一下子仆倒地上，一下子蹲屈下來，同時在這種又危險又忙迫的情形之中，還得冷靜的觀看敵人的破綻，思考破敵的妙計。

憑了將士們的忠勇，這場廝殺在第二天的中午結束，我們勝利了。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團長在打勝仗的第二天晚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祝捷大會，參加的軍士和老百姓一共有一千多，一方面也作爲歡迎向我們投降的八個日本俘虜和三個本來是中國人的僞軍。

李長壽連夜沒睡，真是疲倦已極。他伏在桌上休息一下，連忙跳起來洗臉。到他趕進會場的時候，祇聽得一陣掌聲，日本俘虜的演講已經完了。一個受了重傷的僞軍俘虜向台前走來。繃帶裹着他的腦袋，祇

剩下一雙恐怖的眼睛。他是一個啞巴，祇能用團長的自來墨水筆寫下他的演講詞，由一個政訓員給他朗讀着。

「我是一個罪犯，因為我逃避了國家的兵役。」——他這樣寫着。「我姓李，叫萬福，是番禺縣的仙馬鄉人。我的哥哥叫做李長壽。他代替了我去服兵役……」

會場中聽了這一段話，你說長，他說短，紛紛議論了一陣，但又立刻平靜下去。李長壽聽見這些話，又看見有許多人朝着他極望，便在一個不大惹眼的位上坐下，把軍帽拉下來蓋住眼睛，臉色好像死人那般蒼白，心緒好像潮水那般澎湃了。那位啞巴俘虜祇願講演下去。他說廣東戰事一起，他就決心去當游擊隊，但一來因為自己勇氣不夠，二來因為母親拚命攔阻，到底沒有去成功。日本兵一來，給他打了啞巴毒針，就把他送上火線了。最後他請求大家說：「如果你們碰見我的哥哥李長壽，請你們告訴他：第一，說我不是甘心附逆，我愛中國，可是我的嘴不會說話了；第二，告訴他家裏面的人都死光了，叫他不必掛念了……」

李長壽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歪歪倒倒的撥開眾人走到演講台上面，在離他弟弟五尺遠的地方站住不動。那俘虜看見他上來了，早就認識了他，連忙機警的解開了頭上臉上的繃帶，擋着自己的受傷的臉孔向他招手，嘴裏呵呵呀呀的，萬分焦燥的叫喊。連長這時心亂如麻，他眼前一陣昏黑。簡直不知道是悲是怒，不知道是哭是叫……他簡直啞口無言，一步也沒有移動，彷彿他是一個插在地上的人，俘虜捶打自己的胸膛，亂抓自己的臉孔，不怕傷也不怕痛，他的傷口重復裂開，淌下點點滴滴的鮮血。連長還是一言不發，祇一步一步的向俘虜走過去，李萬福看見他兩眼閃着兇光。不知他是何用意，便因又驚慌又害怕而倒退幾步。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會停止這那啞巴的凄慘的呼叫。

末了，那啞巴俘虜挺直身子，用了他全身的力量最後尖銳的，叫了一聲，他是全身跌倒在地上，氣絕身亡了。台上的人們把連長和俘虜包圍起來。團長對台下的聽眾不響喧嘩宣佈這位啞巴俘虜因為血管突然破裂而死亡了。台下的千多人又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工夫不大，便都明白這兩弟兄是怎麼回事了。

李長壽做夢似的抱着他弟弟的屍體走出場外，聽眾沉默的目送着他們。有一個老百姓用沙沙的喉嚨向他旁的朋友低聲說道：

「一個男人大丈夫爲什麼要逃避兵役呢？這就是下場呀！」

他的朋友點點頭，用同樣的沙沙的喉嚨低聲回答道：

「胆大的死不了，胆小的逃不了！」

全場的千多個中國人的心，一個例外也沒有，全給兩樣東西緊緊鉗住了，一樣是對於殘暴的敵人的憤怒，一樣是對於孱弱的同胞的憐憫。他們一齊大呼：逃避兵役的是弱種！李長壽是英雄！李長壽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三月二十日，一九三九。在重慶

父子會

謝布德

浙江省杭州市是一個通都大邑，交通發達，風景秀麗，自古比作天堂，繁華富庶，自不必說。如今且不提那些風景名勝，山色湖光，單表杭州市西南有一小鎮，名叫留下。爲什麼叫留下呢？據說南宋時候金人過此，把這鎮上的百姓殺戮一空，却單單爲了顧念一家孝子，留下完完整整的一十八戶。等到後來，這十八戶人家生子育孫，人口一天多一天，逐漸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有些老年人不忘前情，便將「留下」二字做了村莊的名字。如今，這個小鎮。約莫也有兩三百戶人家，因爲靠近杭州，是餘杭（由杭州到餘杭

（公路必經之處，所以商業也着實興盛。附近一些做莊稼的老百姓，不是依水而居，便是傍山作宅。築塘開堰，種稻養蠶，生活很是安適。留下附近一帶，除了西溪一水，四面環山，有天然生成的屏障。由留下再西南去兩三里，有大荆山和小荆山橫鎖着公路的隘口，形勢更是險要。大、小荆山原是一支山脈的兩個峯頂，杭餘公路就從中間穿過。由公路邊走上小荆山，有一條筆直的山路，不要一刻工夫，就可登峯造極。但大荆山可就不同，從靠近隘口那一點起，彎彎曲曲，竟成了一個不小的山彎，便有無數農家，前去開墾，到了今日，居然也是滿山桑茶，足夠他們溫飽。鄉長們俱都能安居樂業。過着太平日子。真是：

詩書禮樂傳家日。

風調雨順太平年。

誰知，國家被人侵略，家家戶戶不得安寧。留下，荆山彎一帶居民，正幸福的過着太平日子，却冷不防七月七日，禽獸不如的日本兵，忽然進兵北平的蘆溝橋。無原無故，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全國百姓憤慨已極，國民政府不再忍讓，上下一心，誓死抵抗這毫無理性的日寇。開戰以後，我國着着勝利，日寇步步失敗。他居心狠毒，便派飛機到處亂飛。杭州離着上海不遠，自然不免被敵機轟炸。可憐那天堂般的高樓大廈，一轉眼都成了瓦礫。那血淋淋的悲慘光景，任憑你心腸鐵打的，看了也得落淚。這使留下荆山彎的人民，吃了斗大一驚。

原來，他們以為蘆溝橋遠在北方，日本兵不會馬上打到杭州來，所以對於抗戰形勢，也就懶得留心。却不料日本的飛機到處亂飛，到處轟炸，它不管你南方北方！接着日本兵又在杭州灣上陸，姦淫擄掠，無所不為。這一來可使留下荆山灣的人們走頭無路，入地無門：逃嗎，眼看着無數難民扶老攜幼的過去，結果還不是被日本兵的飛機追着轟炸！不逃嗎，日本兵來了，姦淫擄掠，隨意殺戮，誰又受得了？正在大家

束手無策地時候，却激出了一位中年好漢。這位好漢姓劉名良，大家都叫他老劉。生得粗眉大眼，中鋒身材，眉宇之間自有一股英武之氣，又兼天生兩條鋼鐵一樣的胳膊，早歲行伍出身，着實練習過一番行兵佈陣。後來還歸鄉間，做小買賣度日。他待人和氣，生意却也不壞，荆山灣的百姓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的。有些還爲他做媒，勸他好好對一門親事，安穩穩的過他後半生日子。無奈他雄心未死，總想有機會再去當兵。因此媒人誰也懶得奔走。老劉便始終無牽無掛，過他的獨身生活。這一次中日戰起，全國人民都激發人恨到極點，只是不知道怎樣報國，留下的老百姓們正是走頭無路，老劉却挺身而出。他只單單說了一句：『怕甚麼？日本兵又不長得三頭六臂。是好漢的，跟我老劉來！』就這樣，一呼百應，着實招集了些年青小伙子。一直到杭州失陷，荆山灣所有的百姓，老小都走了，剩下一批年青好漢，却真的轟轟烈烈的組織起來。而且和日本兵幾次交鋒，常常把日本兵打得落花流水。因此槍也有了。自信心也強了。還着實收編了些僱軍和俘虜，簡直成了一支堅強的游擊隊，稱得起是所向無敵。有一次，正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偵探報來的消息，說是當天下午八點鐘有兩聯隊的日本兵，由餘杭馳赴杭州增援，約莫在晚間十一二點鐘左右，必定經過荆山灣。

這消息把大家樂得心花怒放，所有荆山灣的青年小伙子都高興得跳起來，已不得那班送死的敵兵早來一刻才好。祇有老劉自有他的鎮靜態度，依舊像沒事那樣的含着煙桿，冷冷的吩咐再去偵探。

那性子最暴燥的吳貴可忍耐不住了。他沒有心思去理會老劉那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却自願摸摸自己手上的金步槍，得意洋洋的說道：『這回看我的，我一定殺他個痛快！』另一邊王金山雖然是上了年紀的人，却也不肯饒人一着，說道：『你三歲黃毛頭中屁用，單祇說得好聽。看我老王，才真是名不虛傳……』不等王金山講完，這一邊早又閃出蔣青，他才十五歲，拍拍胸脯說道：『誰說老劉，這回機關槍總得……』

由咱來管。你看咱準沒有錯兒」。

但老劉依舊在一旁嚼着毛竹烟桿，沒理他個，臉孔陰沈沈的，顯然在用心思。

好容易，不知挨過了多少分鐘，才聽得老劉靜靜的下了命令：「今天晚上五點鐘造飯，飯後弟兄們分做兩批，一批歸老王帶，就在這山口埋伏，其餘的跟我來，到隘口去」。老劉下好命令之後，還反覆叮嚀了管機關鎗的吳貴道：「這東西，我們有的不多，務必要好生使用」。最後吩咐蔣青，還是要他到隘口去擔任前哨。這一來，王金山自然滿心歡喜，却氣壞了蔣青。

原來蔣青本是東北吉林省長春人氏，他父親種田，舅父做小買賣，雖不是什麼大富人家，却也算得家道小康，一家九口，足夠溫飽。但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本兵一來，東北一片乾淨土，變成血腥世界，拉走了他爸爸，掠去了他嫂嫂，蔣青只落得個家破人亡。日本兵後來又把蔣青擄來，教他運彈藥，打仗，動不動，就被打得皮破血流。蔣青受不慣敵人的氣，所以隨着敵人到了杭州不久，在一次夜戰的時候，他就投降了老劉這一夥了。他有很大的志氣，無時不想報仇雪恨。他原是一個機關槍手，但自從投到老劉這邊來了以後，一連兩次的襲擊敵人，管理機關槍都沒有蔣青的分，難怪他要對老劉生氣。

閑話休敘，言歸正傳。那天晚上五時，造飯以後，老劉他們就依照預定計劃，分兩路悄悄出發。擔任前哨的蔣青就攀在隘口一顆松樹上，瞧靜靜的着。約摸到了半夜時分，果然見敵人的先頭部隊浩浩蕩蕩的奔向荆山灣來。蔣青在樹上見了，心裏跳得利害，恨不得手邊有整串的手溜彈炸他個乾淨。無奈老劉的號令槍不響，卻不敢輕易動手。好容易才等到號令槍響了，埋伏在隘口的弟兄們便衝了出去，砲聲槍聲，響成一片。這一來敵人出乎意外的受了襲擊，自相踐踏，着實死了好多人馬。雙方混戰了一個多鐘點，老劉方面假裝抵擋不住，向山口敗了下來。敵兵不知好歹，拚命追過了山口，卻不料斜刺裏又閃出一支人馬，

蔣青在樹上看得清楚，當頭的便是老王。只見老王帶領的一隊壯丁，把敵人的隊伍，攔腰沖斷，老劉他們佯敗的隊伍，也趕速回師反攻。吳貴的機關槍更是毫不留情，一霎時滿山谷子彈亂飛，只殺得敵軍人翻馬倒，遺屍野遍。敵人不知虛實，不敢戀戰，抱頭鼠竄而逃。到第二天天明時分，才結束了這場戰爭。老劉清點人數，才知是只有老王受了重傷，其餘九個人稍微掛了一點彩。敵軍的死傷卻至少在五六十以上，還都捉了二十多個俘虜。奪獲槍械馬匹無數。

捉來的俘虜，老劉親自審問，其間有十幾位日本兵，都是中等身材，兇惡面目。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所以老劉見了他們，登時怒火中燒，不禁冷冷的問道：「日本兵！日本兵！你可知道中國百姓是不能被你們白白欺侮的？看你們平日行兇作惡，到了今日，你又有何話說？」這一問，只問得那些日本兵垂頭喪氣，啞口無言。其餘的俘虜盡都是身材高大，天生一副忠厚相，見了老劉，直瞪着一雙大眼珠，呆了許久才說了一句：「我們也是中國人」。老劉一聽，不覺大怒，厲聲問道：「你們也算中國人嗎？怎麼幫着敵軍殺自家人？我問你們良心何在？」

這一問不打緊，却勾引起那些東北俘虜的滿腹委屈，忙即說道：「官長你有所不知。十年以前，我們都是吉林省的安分良民。誰知「九一八」後。日本兵佔了吉林省，當時我們滿以為做日本的百姓還不是和做中國的百姓一樣，因此也就沒有起來抵抗。到後來，日本兵胡作妄為，我們要想抵抗也來不及了。我們實是被日本兵逼迫着來幹的，殺自家人不是的本心。沒有日本兵監視的時候，我們的槍總是朝天放的。」

老劉聽到他們如此說，心頭怒火，早已消滅了一大半。隨又問道：「為甚麼你們不連人帶槍早早投到我們的軍隊裏？」那俘虜們忙又說道：「你不知道日本兵對我們兇狠的情形；自從吉林被日本兵佔了之後

吉林的老百姓，罪可真受得不小。女的難免不被姦淫，男的不是被迫去替敵人運子彈，便是被迫替敵人當兵。敵人還不放心，像我們一出發，敵人便將我們的家小做了抵押。若是敵人知道我們誰在暗地裏偷跑了，他那一家老小就個個不得好死。因此我們總不敢明目張胆的投到本國的軍隊裏來。」

這話不說猶可，一說出來，倒激動了吳貴。不禁從旁責問道：「家庭小事，國家大事，你怎麼把家看得比國還重？」

一個老年俘虜的答話卻奇怪得很，他說：「小的因為愛國家，所以替敵人打衝鋒時，我們總跑在最前綫。」

這話可又使老劉生了氣，急忙問道：「你既然愛國家，就不該替敵人出死力，怎麼衝鋒時還跑在最前綫殺自己的同胞！」

誰知那位老俘虜的答話越來越古怪，他說：「你不知道我們的苦心，我們跑在最前綫是打算自殺，不是要殺自己的同胞。」

這話使吳貴更耐不住，又插嘴問道：「自殺？你怎麼有這樣猷的打算？我們這話還不是有無數反正逼來的東北兵？」

那些俘虜們一聽此言，都低頭不語，獨有那位老俘虜却仍然是侃侃談。他說：「我們不是不想投誠，祇是總顧念着家裏七八口人的性命。因此，我們祇想衝在前綫殺死自己，保全一家人的性命。當我們被日本兵拖出家門時，早已都留下遺言，我若死了，子子孫孫不要忘了爲我報仇，遲早不拘。只要機會一到，你老會看到東北的同胞，不會永遠作亡國奴！」這一番話，婉轉說來，着實感動了老劉，他忽然想到問了大半天，還沒有問清楚這位同胞究竟是吉林那一縣人氏，姓甚名誰，家裏還有那些人受日本兵虐待。因又

問道：「你講的話可是實在情形？若果是真，敵人也太可惡了！如今我卻問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家裏還有些甚麼人，務與從實招來，不得隱瞞一言半句。」

那俘虜怎敢怠慢，忙即說道：「我姓蔣名振武，家住在長春鄉下。家中上有老父，還有三個孩子。那兩個大兒子，都已娶了親事。祇有最小的一個，要是還活在世上，今年也十五歲了。此外，還有小的妻子和一個內弟，再沒別人。」

這回答不打緊，卻使吳貴吃驚不小。原來在老劉的部隊裏要算吳貴跟蔣青這一對小伙子交情頂好。一則因為得此都很年輕，二則是彼此都喜歡充當機關槍手，所以蔣青自己的悲慘身世，沒有在別人面前提起，卻不會瞞住吳貴。平日，祇要酒喝多了，蔣青總要把自己的來蹤去跡跟吳貴絮絮談個不休：不是說自己家裏骨肉團聚如何快樂，便是說他爸爸被日本兵擄走時如何淒慘，結尾總常是拍拍胸脯高聲喊着：「我說老吳，你別看輕我，阿青只要活下去，總不會忘記替我爸爸報仇。」

因此，蔣青的身世，吳貴也就特別熟悉。如今那蔣振武不是別人，和蔣青的爸爸，名字一字不差，叫吳貴怎麼不暗暗出驚？又聽那老俘虜逐一供來，都和蔣青的家世完全相同，便猜想他是蔣青的爸爸無疑。因此他四下裏一看，衆人都在卻獨獨不見了蔣青，心下又不禁暗暗納罕，卻不料蔣青因為這一次勝仗裏，自己仍當不着機關槍手，滿腹牢騷無處訴，便獨自到後山散步去了。

這可爲難了吳貴，直跑得汗流浹背，才算在後山坡把蔣青找着了。蔡青遠遠望見吳貴，心頭更是氣憤，便在老遠的地方喊道：「老吳，這回又便宜了你這小子。」

吳貴沒有心思去理會這些，急忙上前說道：「阿青，男子漢大丈夫，度量別這樣狹小，閑話休提，如今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你可要重重謝我哩。」

蔣青忙問：「有甚麼好消息？」

吳貴這才將那些東北同胞的供話一句句背誦給蔣青聽，蔣青聽了，哭又不是，笑又不是，又悲又喜，急忙三步改作兩步，向那司令部的草房跑去。祇見那坐在草房中的老軍人，不是蔣青的爸爸又是誰？

說時遲，那時快，蔣青一跑過去，就忽的跪在蔣振武跟前說道：「爸……」以下便眼淚雙流，哭的說不出話來。這使蔣振武着實吃了一驚，細審視，才知面前這位英武少年就是自己幾年來念念不忘的阿青，不覺悲喜交集，好久才迸出兩個字來：「阿青」

父子二人，抱頭痛哭了一陣，經老劉吳貴他們再三勸解，又招呼他們茶飯，慶祝他們「父子會」。這時蔣青才把老家裏的淒涼狀況和盤托出，原來自從蔣振武被日本兵架走以後，蔣青的大哥，不久也被拖走，他的舅父逃了，他二哥因為不許日本兵強姦他嫂嫂，被日本兵活活用洋油燒死，他那兩個嫂嫂全被日本兵搶去了，一直沒有消息，生死不知，他的祖父活活的被氣的一病不起，直到後來，他也被日本兵拖走了。祇剩他媽媽獨個兒在家裏，現在還不知是死是活。

這一番話叫蔣振武如何經受得起？蔣青自然也是十分悲痛，可憐這父子二人直哭得肝腸寸斷，使老劉那些鐵漢都陪了無數眼淚！

「哭當得了甚麼？」吳貴大聲的喊起來了。「有骨頭的，要報仇！」

「對！」老劉也說話了。「你們的眼淚不會淹死日本兵。拿起刀槍來，殺呀，殺得日寇退出中國為止。」蔣振武他們這二三十位東北同胞，早已把日本兵恨入骨髓，不用多說，自然會都加入老劉他們的遊擊隊，當天晚上，荆山灣殺豬宰牛，好不熱鬧！一則是慶祝又打了一次勝仗，二則是慶祝蔣青父子團圓，三則是平空又添了一批主力軍，酒過三巡，蔣振武便興奮的站了起來，對着全體伙伴高聲說道：「我姓蔣的

，以爲日本兵祇要我們一代人的命，現在才知道他們太狠毒了，連我們兒孫的命也要喪送，這口氣我姓蔣的受不了。我想那位也受不了。我們東北被日本強盜糟塌得太慘了！現在在日本強盜又打到我們面前了，我們不能再看着日本兵姦死自家的媳婦，拖走自己的兒子，又拖走自己的孫子。我們要抵抗，要同日本強盜拼個死活，一個人力量小，我們大夥兒合起來力量就大了，就可把日本兵趕出去，……」蔣振武說得上氣不接下氣，連連咳嗽，頓了一頓之後，卻仍繼續說道：「我姓蔣的祇要一天活着，就和日本兵拚一天的命，……」

當時沒有一個人聽了這話不受感動。大家又不禁磨拳擦掌，咬牙切齒的發誓：「我們祇要一天活着，就和日本兵拚一天命！」從此大家抗戰的決心更堅定，力量更強大。後來每逢戰事，蔣氏父子固然是勇往直前，別人也不肯示弱，留下荆山灣這一枝遊擊隊。從此成了日本兵的心腹大患，也是中國的一支有力的抗日軍。真是

但求國恨家仇雪，願將性命與敵拚。

長白山忠魂

席徵庸

在我國東北部，有一長白山脈，分布在遼寧吉林兩省，並且伸入朝鮮境內，形成無數的大小峯巒，有的森林密茂，物產很多，蘊藏着國家的富源；有的形勢險要，氣派雄壯，便往往成爲匪徒出沒的地區。

在前清光緒年間，遼寧境內的長白山中，便聚集着一批綠林豪傑，數目有一千多，槍彈也很充足，他們的首領，姓白名齋。秉性沈着豪爽，見義勇爲，而且很有計謀。他原先本是安分良民，只因有一次路見不平，失手打出人命。惹下了殺身大禍，他料定家鄉萬難安身，便一溜烟逃將出來，在江湖上東闖西蕩，

過那打家劫舍的生活。不過他雖然流爲土匪，却並不任意擾害良民，搶劫的多是不義之財，有時還用來周恤貧苦人家，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都很敬重他，就因爲這個緣故，許多人都樂意來投他入夥，所以才幾年的工夫，他的部下就聚集了一千多人。

白奮見手下人馬既多，認定有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所以就選定了這長白山作爲根據地，因把部衆帶上山去，創立營寨，分隊安住。又公布許多條規，要大家遵守，不得違犯。他定的條規，都是很公道的，部衆不服從，所以他這一個小小團體，紀律很是嚴明，力量也頗爲不小，從此白奮儼然是一位佔山爲王的寨主。正是：

休道錯中錯，居然人上人。

沒有多久，我國和日本。爲了朝鮮問題正式宣戰，那就是有名的「甲午戰爭。」朝鮮原是我國的屬邦，朝鮮民族又是華民族的一系，生活習俗都和我國大體相同，我國人民的感情，向來非常融洽。後來有一小部份鮮人，受了日本的欺騙，想和我國脫離關係，於是國內便產生了兩派：一派親近中國，一派親近日本。日本就乘這機會，培植他在朝鮮的勢力，希圖逐步吞滅朝鮮。

那時，中國的滿清政府昏到了極點，對於日本的圖謀朝鮮，不知設法防範，憑空讓日本得了許多機會。後來朝鮮發生了內亂，滿清政府爲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派兵前去平亂。日本也竟出兵朝鮮，亂事平定了許久，日兵還不肯撤退，交涉多次，毫無結果。就爲這事，中日兩國起了戰爭。那年是光緒二十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歲次甲午，所以稱爲「甲午戰爭」。

滿清政府既然昏已極，所練的軍隊也是腐敗不堪。在戰事未發生以前，一點準備也沒有，正式宣戰的時候沒有好將官，海陸軍又不協同作戰，而且大部份軍隊臨陣畏縮，所以那一次戰事，敗得一塌糊塗，

首先是海軍在大東溝全軍覆沒，接着陸軍又在牙山平壤大敗。幾十天的功夫，日軍便渡過了鴨綠江，攻到遼寧境內。接連陷了好些城池。滿清軍隊除了很少的部隊拚命抵抗以外，其餘的大都望風而逃，丟盡了中國的體面。正是：

輕將戰事作兒戲，留下禍胎與後人。

動地驚天的砲聲，漸漸地響震到長白山了。那時正是舊歷八月底九月初，長白山恰下了一場早雪。遍山晶明皎潔，彷彿是琉璃世界。潛伏在山中的白奮等人，雖然早知中日兩國已經開仗，但因山地閉塞，交通困難，諜報工作也作的不好，所以對戰局不甚明瞭，更不知日軍已快打到他的眼前邊了。這天當雪後初晴，白奮心境很好，因約了一些頭目，登山賞雪。正玩得興致勃勃，忽然聽見一陣砲聲，震動山谷，隨見遠處烟氣迷漫，一團一團的火花，在煙霧中飛旋，這才知道戰事已打到長白山附近了。當時白奮仔細觀測了一會，忽然失聲叫道：「啊！我軍敗了！」便急忙下令，叫部眾整裝戒備，聽候指揮。

沒有多久，就見滿清軍隊退下來了。只見：

將一飛馬倉皇跑，士卒拚命隨後奔，輜重鎗械拋遍野，人喊馬嘶亂紛紛。

白奮見清軍狼狽敗退的情狀，心中又是氣憤，又是悲傷，氣的是滿清軍隊，平日養尊處優，專會欺壓善良，一到戰時，連半點抵抗的力量也沒有，真是悞國不淺！悲的是這次戰敗之後，不僅是要喪權辱國，從此邊疆不得太平了？他當時連連嘆了幾口氣，立刻帶領部屬，埋伏在山腰的緊要隘口，不一會，日軍追上來，等到大隊走近，白奮便下令「開砲！」祇聽一聲呼喊，萬槍齊發，彈丸就像過年放鞭砲一般，一陣緊似一陣。日軍正追得起勁的突然遭受這支兵馬的攻擊，都感到是飛將軍從天降下，祇嚇得手忙腳亂，偏偏那子彈像生了眼睛似的，彈彈都打中敵人，一霎時血肉橫飛，哭聲遍野，那日本兵本來腿短，跑的很

慢，這時想裏逃生，都恨爹娘少生了雙翅，不飛回三島。日軍的指揮官，滿以為今天可操全勝，正當耀武揚威的時候，猛不防遭受突然的攻擊，也是倉皇失措，急忙退却，於是白奮這批被人輕視的土匪，居然打了一個大勝仗。正是：

清兵無力抗強敵，禦侮偏勞草澤兵。

日軍遭受這次意外的打擊，損兵折將，大敗而回，都不知道這支奇兵是那裏來的，當即分派偵探，四出打聽，才知道這次敗仗，是吃了白奮的虧。當時日軍開將領會議，商量對付辦法。座中有一個自命爲「中國通」的將官發意見道：「中國人多是貪財，不愛國的，白奮是中國的土匪，當然更甚一層。我們最好用錢去收買他，相信一定能夠成功。這樣，不但他不和我們作對，同時，我們還可以利用去擾亂中國，作爲我們侵略中國的先鋒，豈不是一舉兩便？」大家都贊成這個主張，當時就派一位代表，到長白山中去見白奮。

日軍代表見了白奮，自然是用甜言蜜語，盡力誘惑，勸他幫助日軍，日政府一定以重禮相謝，白奮聽了日軍代表一派言詞，登時哈哈大笑說：「貴軍還曉得我白奮，願意送我的厚禮嗎？那好極了！我白奮就因爲窮，才做了土匪，我眼中就認得錢，祇要有錢，要我做甚麼我就可以做甚麼。」日軍代表聽了他的話，正中心懷，當時答允送他一萬兩白銀，和十萬發子彈。唯一的條件，就是在下次作戰的時候，要他幫助日軍。白奮聽了，滿口答應。代表忙將白銀和子彈如數送來。白奮一一收訖，又設下豐盛的酒席來款待他，直吃到盡醉方休，日軍代表回到本營，報告運動白奮圓滿成功的經過，全部日軍，無不頰歡色笑，喜氣洋洋，寒風凜冽的軍營，也平添了幾分暖氣。正是：

買得鐵漢如犬馬，方信金錢誦鬼神。

且說白奮部下的弟兄，雖然都是亡命之徒，然而都是中國人，誰肯作那降敵賣國的勾當。現在雖然過這綠林生活，原是出於不得已，並非喪失天良，忘卻祖國。他們擁戴白奮做領袖，無非見白奮正直無私，沉着勇敢，有見識，有果斷，而且俠義之氣，更高出常人一等，所以才心悅誠服。聽從他的指揮。如今見白奮爲了區區萬兩白銀，竟自昧了天良，甘心作敵國的走狗，簡直出乎意料以外。當時他們對白奮投降敵人，雖然沒有正式表示反對，但是心裏都打定了主意，如果白奮真要他們攻打清軍，他們就首先開槍打死白奮，然後同日本兵拚命，即或從此土崩瓦解，大家拆夥，也顧不得了。

白奮是何等精明的人，豈看不出衆人的臉色，但他並不理會。等到清日兩軍又在打仗，他首先全副武裝，比往日更有精神，領着全部人馬，埋伏在緊要地方，也不發別的命令，祇是靜靜地看兩軍作戰。弟兄們都勉強沈着氣，單看他今天怎樣表示。

看看清軍又支持不住了。這時，白奮突然向部衆說：「現在我們要出動了，只是請問諸位弟兄，你們願意幫助中國軍隊，還是願意幫助日本軍隊？」弟兄們早就有忍不佳氣的，這時聽了白奮的話，就有一人向他反問道：「請問首領是那國人？」沒等白奮答言，大家都哄然說：「我們首領是中國人，理應爲中國出力！」白奮見衆口一詞，心中很是快慰，常時用手摸了摸領下的鬍鬚，微微笑道：「對呀！我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理應爲中國出力！」說到這裏，他的臉色就變得非常嚴肅，接着就發命令道：「現在敵人已在眼前了，諸位好弟兄，快向敵人攻擊！誰不賣力氣，誰就不是中國人！」部衆聽了，都萬分的感動，不禁全體歡呼道：「我們的首領真是愛國男兒呀！」於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描準槍頭，用日本送來的子彈，向日軍猛烈射擊，這一仗又出乎敵人的意外，只打得那些日本軍呼爺喚娘，走頭無路。日本軍官情知中計，急忙退兵時，長白山麓，已經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了。正是：

倭奴妙計侵華夏，賠了金錢又折兵。

日軍受了這次教訓，才覺悟到滿清政府雖然腐敗，中國人却仍然是愛中國，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毫無國家觀念，見錢就會出賣祖宗的。只是他們在兩次大敗之後，對白奮恨入骨髓，務要將他制死，然後甘心。

如今且說白奮見日軍中計，心中自然高興，這才向部衆說道：「倭奴欺人太甚了，把我們中國人看做犬馬不如，以為隨便用幾文臭錢，就可買去供他利用。殊不知中國人不都是那樣不爭氣，我白奮也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漫說把區區萬銀子買不了我，就是用黃金堆成一座長白山，也不能打動我的心。當初我爽快的答應降敵，無非將計就計，想給敵人一點小小的教訓，因為事機必須祕密，所以連諸位弟兄也瞞住。」衆人聽了都稱贊他智勇兼全，更加佩服。

這天晚上，忽然來了一位朝鮮人，自稱是眼見日本侵略他的祖國，殺戮他的同胞，心裏痛恨已極，所以自願加入這支部隊，共同抵禦日兵。並且說朝鮮人有這種志願的很多，以後還隨時有人前來入夥。白奮心想，這次中國同日本打仗，本意是保護朝鮮，有遠見的鮮人，自應同中國攜手，共同抵禦日本。所以他對這位鮮人，所說的話，很合乎情理，便深信不疑，允許他入夥，並且通知全體弟兄，對這位異國同胞，務要好好看待。

過了三天，清日兩軍又開戰了，白奮仍然率部幫助清軍，當他正在指揮作戰的時候，忽然從身後一聲槍響，白奮是久經大敵的人，聽這聲音就知道有了奸細，急忙回身逃避。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子彈正打中他的腰部！他的部衆也非常吃驚，急忙搜查奸細，原來放槍的就是那位新入夥的朝鮮人！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白奮中彈，立刻暈倒在地，血從傷口流出，猶如泉湧一般。正在作戰的部隊，突然遭這意外的打擊，一時心慌意亂，都跑來看護他們的首領，忘記了大敵正在前面。一會兒，白奮醒來，見弟兄們都繞在他的周圍，還有幾位在拷問那位鮮人，才知道他是受日軍的指使，特來行刺的。白奮當時就招呼弟兄，不要難為他，又問戰事打得怎樣了。衆人回答：因爲首領遇刺，大家都來看護，前線已經沒人了，白奮聽了，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力量，翻身跳起，指着衆人大聲罵道：「你們怎麼這樣糊塗！現在日軍以全力來攻我們，我們不抵抗，日軍立刻就攻進山來眼看我們就要同歸於盡；我的傷算得甚麼！你們趕快出去抵抗，不打败日軍，休來見我！」說完，又暈倒在地。

衆人聽了他的話，才猛然省悟，當時留下幾個頭目，照料白奮和那位朝鮮人，其餘的全體出去應戰。這時，就見大隊日軍，猶如排山倒海一般，已經攻到山下來了。他們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一個個咬牙切齒，拚命衝殺，真個是一人捨死，百夫難當，幾度衝鋒，居然又把敵人打得狼狽退竄。但他們都很關心白奮的安全，所以不肯緊追，只留下少數部隊，守住隘口，大部都趕回來看望他們的首領。正是：

傷在一人體，痛澈大衆心。

這時白奮又清醒過來了，聽說已經打退了日軍，臉上也浮出一層微笑。隨又向着那位朝鮮人很悲痛的說道：「朋友，你錯了！」

弟兄們因爲十分敬重白奮，所以對於行刺的朝鮮人，都恨到極點，一個個惡狠狠的望着他，恨不得生吃他的肉。祇是領袖有命令，他們雖然拿着武器，卻誰也不敢下手。

那位朝鮮人，當然以爲既然遭擒，準是有死無生，沒想到白奮並無殺他的意思，心裏受了很大的感動，一時天良發現，情不自禁的伏在白奮身旁，大哭起來。他邊哭邊申訴道：「我是錯了！可是我明白太晚

了！我真糊塗，爲甚麼要貪圖日本人的小利，來刺殺幫助我們的弟兄？我真該死。諸位請把我殺了吧。無論用甚麼樣的刑罰，我也甘心領受，請動手吧，我造的罪孽太重，再沒有面目活下去了！」

白奮聽了他的話，便說：「朋友，我知道你很難過；但是，假如你真是明白了的話，你卻不應該這樣無意義的死。你並不是我的仇人，我的真正仇人，是指使你來殺我的日本軍隊！而且你要知道，這次戰爭，無疑的是清兵打敗了。將來一定是忍辱求和，你們朝鮮恐怕不久就會亡國。中國從此也不得安寧了。所以日本又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爲了爭取我們兩國的獨立自由，你應該愛惜你的生命，担負起艱難偉大的責任。」

白奮這一番話，說得人人點頭，他們剛才仇恨這位朝鮮人的心，也不知道消滅到那裏去了。接着白奮又囑咐衆人道：「弟兄們，你們一定明白我的話了？希望你們饒了這位朝鮮朋友，從今之後，把他當做自己的同胞，齊心合力，抵抗日本，替我報仇，替國家雪恥，這樣我死也瞑目了。」這時，大家的氣都平了，覺得白奮的話，沒有一句不對，所以無不遵命。那位朝鮮人，原是被細着的，這時他們便忙着解去繩索，讓他恢復自由。正是：

朝鮮原是同命國，豈忍手足自相殘？

這時，忽然傳來很密的槍砲聲音，有人來報，說是日本軍隊漫山漫野的攻來，聲勢很大，隘口上的弟兄，正在拚命抵抗，不過恐怕難於支持，請即刻派隊救援。那朝鮮人聽了，首先向白奮請求道：「我實在罪孽深重，請發給我槍彈，我願意把這條命，去向日本兵拚了。」白奮忙攔住他說：「你別忙。」隨即派兩名頭目，帶一部分弟兄前去增援，並告訴他們：「隨後就有命令。」

增援的弟兄匆匆去了。白奮便叫其餘的都衆，都集合到周圍來。這時白奮因爲流血過多，精神已經不

繼了，但他仍然勉強支持，向衆人說道：「現在日軍又以全力來攻，我們的根據地目前也保不住，你們趕快化整爲零，向各地分散，應該帶走的東西盡量帶走，其餘的一概焚毀，不要給敵人留下。我的傷勢很重，已經沒有希望了，爲了減少不必要的犧牲，請你們不必管我。不過有一點你們務必記住，就是要隨時記住我們的仇人。要替國家禦侮雪恥。我們雖然是土匪，但是我們也要給祖先爭一口氣！只要你們記住我的話，努力奮鬥，我死了也是瞑目的。」

衆人聽了他的話，都感動得痛哭起來，但是大家堅決主張要他同走，如果他不走，大家也留在這裏，願意死在一起。這時砲聲已經很近了，接連有人來報告前線弟兄已經大部犧牲，支持不住了。白奮忙又向他們解釋道：「現在事情已經很急了，你們聽我的話，趕快走吧，不要固執。在這個時候，我們保存實力要緊，請想，搶走我這一付死屍，那能比運走幾箱子彈有用？快走吧。快派人叫前線的人設法退走，不要作無謂的犧牲。」可是衆人仍然緊緊圍着，不肯離開半步。這時砲彈已在附近開花，敵人的身影也可以看見了，白奮見他們不肯走，急得全身顫抖，突然發出一股力氣，翻身坐起，掏出身上的手鎗，向着大家罵道：「你們真要氣死我嗎？再要不走我就自殺了。」他因爲一着急，那創口的血流得更厲害，臉色顯得更蒼白了。衆人設法，只得忍痛和他告別，分路逃走。那位朝鮮人，這時也取得一枝短鎗，他不言不語，一溜煙跑到附近一處地方藏着。轉眼之間，就見許多敵人攻來了，等他們走到面前，他便描準槍頭，接連放幾槍，當時就有幾名日軍，應聲倒地，其餘的急忙集中火力，向他射擊，這位朝鮮人因此連中數槍而亡。正是：

拚將一死誅仇寇，免得良心受責罰。

白奮因剛才過分生氣，流血太多，所以當時又暈去了，等到他再度清醒時，才發覺自己到了另一處地

方，周圍有幾個日本軍人守着他，知道已經成了俘虜，但他並不在意，因為大主意早就拿定了。

不一時，走來一位日本軍官，很得意的用中國話指着他說道：「我們已經得到很多證據，知道你就是匪首白奮，你幾次對我們皇軍失信，沒想到也有今天。」白奮聽了，很嚴厲的答道：「倭賊，不要得意。我雖然沒料到有今天，可是你們的代價也不少了。」那軍官聽了，祇感到滿面羞慚，待了一會，突然改變態度和顏悅色的說：「白奮，現在你既已受傷被執，我們也不計較你過去的罪，還願意叫很好的醫官替你治傷，你可急速設法把你的舊部招來投降，我們仍然願意給你給養槍彈。」白奮不等他說完，冷笑一聲說道：「倭賊。你要做夢。我是中國的鐵血漢子，豈能向敵人低頭請降，你滾開吧。別讓老爺生氣。」日本軍官見他這樣頂撞，便掏出手鎗，指着他威嚇道：「你如果不聽我的吩咐，我就送你的命。」白奮聽了，更是激昂憤慨的說：「我這條命早就置之度外了。倭賊，我告訴你，我今天雖然被你所害，總算爲國盡忠，死而無悔。可是我的同志，將來一定替我報仇。你不要看輕中國人，中國人並不是好欺負的，你不要得意，瞧着吧，不久的將來，就要給你無情的打擊的。」一席話罵得那日本軍官惱羞成怒。一時獸性大發，向他連發兩鎗，已經受了重傷的白奮，就此永別人間了。正是：

恩怨分明是非凡，慷慨罵賊氣冲天，
捨身衛國傳千古，忠魂永留長白山。

殺敵除奸

以羣

一 開場白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倭寇攻破了徐州，佔領了蘭封。不久，開封、尉氏也都落到它們的手裏。那時在這一帶指揮敵作戰人的敵酋，名叫土肥原，據說他在中國住過多年，打過幾次仗，很明白中國的情形，所以日本人又稱他爲「中國通」，「通」就是一甚麼都明白的意思。

土肥原一到徐州，適逢我軍退出徐州，所以他心裏十分得意，常常在寇軍官的會議席上，拍乸大腿，翹起大姆指說：

「你看，到底是我土肥原，一來就打了大勝仗。

於是大家都拍拍他的肩膀說：

「到底是你土肥老哥不錯，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通。」

他聽了十分高興，心裏暗想，要靠「打中」吃飯，真非多研究研究中國不行；要不然，這塊「中國通」的金字招牌遲早總要打碎。

他抱定決心要研究中國，可是又實在不知道從何處研究起，而且天天要找「花姑娘」，實在也忙得很，抽不出甚麼工夫來研究。有一天在一個大漢奸家裏抽大烟，玩女人，偶然在煙榻下找到一本線裝的中國書，他靈機一動，就一手翻開那本書，看看去。也看不懂裏面究竟說些什麼，正在不耐煩的時候，卻突然給他找到一句看得懂的話，那是「兵敗如山倒。」這一下，他突得像騰雲駕霧一般，連連搖頭晃腦，學着四不像的中國話說：「兵敗如山倒，唔，真是兵敗如山倒！」

那個轟在對面烟榻上的大漢奸聽了莫明其妙，不過爲着討他歡喜，祇好也瘋瘋癲癲的拍起手來，跟着說：「兵敗如山倒，中國軍隊真是兵敗如山倒，日軍進攻，定可勢如破竹，直搗黃龍」。其實他們倆都不明白什麼叫「破竹」，什麼叫「黃龍」。

土肥原更高興的了不得，連忙稱讚那個漢奸道：「你說得對，你說得對！」

第二天，至日本的軍官會議席上，土回原又拍乜大腿，翹起大姆指：

「我土肥原不是說大話，中國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也逃不過我的眼睛。中國的軍隊是一敗如山倒，再也站不住脚，這就是中國軍隊的特色，所以我主張不要聽咱們日本那些笨豬（指日本士兵）的要求，作什麼短時休息。要幹一氣幹到底，至少也要打到鄭州，我保險一定勢如破竹，直搗黃龍，」

這樣一來，寇軍就決定不作休息，繼續進攻。

他們可沒有料到中國軍隊放棄一個城市或一個鄉村，都是有計劃的，並不是被打得站不住脚才潰退下來，所以寇軍一過開封，就碰上釘子，一步也前進不得，中國軍隊竟佈置得像銅牆鐵壁一樣，儘管你砲轟，儘管你飛機炸，他們還是一步也不後退。

這一下可急壞了敵方的軍官們，他們才曉得上了土肥原這東西的當，日本兵天天反對打仗，要求休息；中國軍偏偏又一點不留情面。日本的軍官弄得上了台下不了台，祇好硬起頭皮胡幹到底，反正死的多數是日本兵，少數是軍官，於是調齊了許多精銳部隊，都帶着最新式的武器——大砲、機關槍、一刻不停的攻我軍陣地，飛機也不住的在天空盤旋，向我軍陣地投炸彈。

我軍陣地是依黃河的高堤布置的，一面阻止敵人沿隴海鐵路西進，一面防備黃河北岸內敵人俞慶賞可，不論是對東對北，都應付得十分從容，一點也不慌忙，這真急殺日本的軍官們。

敵人的飛機大跑集中進攻了幾天幾夜，沒有攻破中國軍隊的陣線，却把開封西北一帶（由中牟到白沙間）的黃河大堤，轟開了幾個缺口，那時已近黃梅時節，河水正擺出可怕的面孔，不停的向上洶湧，好像要衝破兩岸的堤防，無攔無阻的流一個痛快，現在一種到敵人砲火轟開的這幾個缺口，就捲起黃滾滾的波

浪，衝出堤防，向大平原上流去。

我軍一面抵禦敵人的砲火，一面搶救黃河的缺口，同時還幫助老百姓遷移到較高的地帶去，不過人力究竟阻止不住洪水的巨流。黃河的缺口是愈衝愈大了。

說來奇怪，黃河的水流似乎也懂得敵人破壞和平，橫暴無理，水頭不向我軍障地衝，卻偏偏直往敵人的戰線滾，它像傳說中的一條怒龍一樣，張開大口猛向敵人撲去，不論人馬、大砲、毒氣、機關槍，不分好歹，都吞了下去。可憐這些們用盡九牛二虎的力量，費了幾十萬軍費，調集到這裏來的最銳的機械化部隊，竟給黃水吞得不留一塊破片，士兵被淹死兩三萬人，敵軍吃了這個大虧，祇得趕快收拾剩下的殘兵敗將，退進開封城，關起城門造孽，再也不敢打西進的算盤。

土肥原自己原身帶領幾千人馬，從蘭封經過陳留、滎許、繞到尉氏，包圍開封的，想不到現在黃河的水流竟隔斷了開封和尉氏之間的交通，他這一支人馬就被困在尉氏城裏了。

「黃河的水爲什麼也欺侮寇軍呢？」這個自稱「中國通」的土肥原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明白。讀者以爲是什麼道理？原來河南的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日本軍隊佔據了低地，黃河的水流不吞沒它還吞沒誰呢！土肥原懂得了「兵敗如山倒」的道理，卻不明白「黃河反臉不認人」的教訓。

我下面要講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二 大家磨刀等敵

中國軍隊退出蘭封的第二天，「蘭封淪陷」的消息就傳到了尉氏。尉氏的西北，有一個小鄉鎮，鎮內鎮外，約莫有一百幾十戶人家，太平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靠種田過活，一年到頭，勤勤懇懇的工作——

收了麥子種雜糧，種完雜糧又來磨麵粉；有的人還要抽空給人家打打工，挑挑擔，生活雖苦，卻也還混得過去，縱使沒有香油白麵吃，老玉米，紅薯總可填飽肚子。

自從蘭封、開封一帶的戰事發生以來，這裏的情形，也就漸漸不同，鎮上的幾家小鋪子，大半都關了門，比較有錢的幾戶人家都逃了，開封、尉氏危急的消息傳來以後，逃的人更多了，鎮上已經沒有開門的鋪子，祇剩了幾十戶人家，他們都是沒有一個現錢，離開了家就不能過活的。

火線上，時時送來陣陣的砲聲，好像春雷初動，這聲音告訴大家，敵人確實快要來了。

「我們怎麼辦呢，等死總是不成呀，」

這些逃不動的人互相碰面的時候，常常提出這句老話，可是除了彼此不聲不響的對門看一會兒之外，誰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消息愈來愈壞，——開封失守，敵人已經佔領了尉氏城，一天早晨，在鎮西頭王晉生的店堂裏有二十幾個人聚談，這店原是一個小茶館。太平的時候，一天也要賣上五六十碗茶，這一帶的戰事發生以後，吃茶的老主顧多半都逃難去了，但是早早晚晚坐在他店堂裏的人卻沒有少，有時反見加多，——他們都不是來吃茶，是聚集到這裏來打聽戰事消息的。因為許多人聚到一起談閒話，鎮上再沒有比這裏方便的地方，這裏有棹，有長凳，還有四張帆布躺椅，三四十個人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而且王晉生又是鎮裏有名的好交朋友的人物，會寫會算，就會幫忙別人，又是天生的一團和氣，今天坐在這裏的二十幾個人，除了那個大學生李彬之外，就找不出第二個讀書人，可是王晉生對誰都陪着笑臉，而且一大銅壺白開水早就燒好擺在桌上。

「砲聲越來越近了，我們總不能坐著等死呀！還是想個法子逃避一下吧。」陳老頭子拌動着乾瘦的下

巴說。他是一個孤單的老漢，平時祇靠打打更，掃掃地，向保長那裏領幾個錢過活。

這時一位退伍軍人在家裏種田的黃慶祥，不高興的瞥了他一眼，冷冷的說道：「逃，你光禿子一個好逃，我們可逃不動。逃到別的地方去拿啥過活啊？」

陳老頭子聽見自己的話被別人駁斥，就低下頭不再開口。

別的人原來都豎起耳朵。留心聽他們的意見，希望他們有甚麼好辦法；現在看見他們還是沒個結果，於是又都低下頭去，各想各的心事。

這時有一個光棍名叫楊彪的，看見大家都緊閉住嘴，他就洋洋得意的講了起來，他說道：「我們都是沒錢的人，管他天下屬誰家？日本人來了，不見得就不要老百姓，像周三先生那樣有身分有錢財的人，現在不是還住在開封？有誰會勸他一根汗毛？我們祇要安分守己，不搗亂，就是日本人來也不會難為我們。」他極力想證明自己的推想，於是又造出一段謊話來，說道：

「我昨天碰到一個從開封逃出來的難民，他就說日本人在開封好得很，煙館妓院隨便開，窮人賺錢真容易，地方上管事的還不都是中國人，有甚麼可怕的？」

陳老頭子聽了不大相信，就問他道：

「開封既然那樣平安，難民爲什麼又成千成萬的逃出來的呢？」

還沒有等他回答，黃慶祥就跟着打趣他說：

「日本人是好的，比周三還要好得多，我看你倒可以認日本人作主子，幫他收煙賭賍，還會發上兩筆橫財呢！」

原來楊彪是這裏的守財奴周三的爪牙，平時幫周三放債討賬。大家都曉得他是條光棍，無人不嫌他。

現在看他說出這番幫日本人做宣傳的狗屁話，更沒有一個人不恨他，只是大家也想不出充足的道理來駁倒他。

可巧那個坐了半天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大學生李彬，這時忍耐不住，跳了起來，他說：

「日本軍隊的橫暴，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你看，在南京、蕪湖、揚州、鎮江、蘇州、上海這些地方，不知做下了多少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罪惡。祇有漢奸才會說日本人不壞！周三現在就是開封的大漢奸。」

慶祥他們聽了李彬的話，總老實不客氣的對楊彪說：「周三當了漢奸，我看，楊彪，你還是到開封找他去罷，不要跟我們在一塊鬼混！」

楊彪看看樣子不對，就低頭悄悄的溜走了。

李彬看見慶祥他們都贊成自己的話，十分歡喜，就接着說：「這條伙說的完全是漢奸那一派的話，日本人來了他一定要當漢奸，我們倒要留心他。」

黃慶祥捏起拳頭在桌子上一敲，氣憤憤的說：「他當漢奸，我黃慶祥第一個不會饒他。」

王晉生看大家說得熱鬧，也湊了上來說道：

「到底讀書人看得清，說得明，像李先生一句話就點破了他，叫他抱頭鼠竄而去。那末請教李先生，你看我們現在到底如何是好呢？」

他爲着想迎合讀書人的口味，極力把話說得文縷縷的；好在王晉生的文雅話，大家都已聽慣，誰都懂得。

李彬看見店堂裏二十幾個人，都睜大眼睛望着他，好像祇要他一句話就能救了大家的性命一般，就大

起胆子，把他早已想說而一直沒有機會說出來的話都說了出來。他說道：

「現在事情很明白，我們這些人都逃不動，等死又不甘心的人。要活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組織起來……」他走到這裏，看看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了莫明其妙的樣子，心裏就明白了過來，曉得這樣說法，鄉民是不懂。於是改了口氣，接着說：「要想活命祇有大家一條心，結成義兄弟，有福同享，有禍同擔，敵來了就和他們幹！」

他這一番話說得大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一個個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和日本入幹一場。

當下王晉生就正正經經的整了整自己那件髒得發光的青布長衫，拱拱手說：

「那末，我們就推舉李先生做我們的大哥，一切大計都憑聽大哥定奪，我們決計忠心保駕，服從命令。」

沒等大家說出贊成不贊成，李彬就連忙阻住了晉生，他誠心誠意的說明自己離鄉年數太多，地方上人都都不熟，應該推一位向來在鄉裏的人來做頭頭，才好辦事。

於是大家又坐下來，細細的商量了一番，結果決定這個團體叫做「自衛隊」，推了黃慶祥做隊長，李彬當了「政訓員」。王晉生還對大家解釋了一遍，說「政訓員」就是「軍師」。

當天下午，大家就集合在鎮外的空場上開了一個全體大會，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到了七八十人，各人都自己奮勇，送來一點東西，有雞蛋的出雞蛋，有酒的出酒，有麵的出麵，連陳老頭子也送來了一塊留了好久沒有吃的醃肉。大家高興興圍在地上飲了一次「起義酒」。

席散之後，收集各家藏的槍支，新新舊舊，集齊了二十三枝槍。查點人數，年輕力壯的一共四十五人，暫時分做兩小隊，兩人合用一支槍。其餘的婦女，小孩，和老年人，也各分配了一些工作，像燒飯，

洗衣，打更，打雜這些事情。陳老頭還是做他的老行當——打更。王晉生的茶館做了臨時「辦公室」，他自己就當了部隊的書記，寫名冊，寫佈告，寫符號，都是他的事。

從這一天以後。鎮上的人就不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了，大家一碰面，都是高高興興的談論着怎樣對付敵人，怎樣從敵人那裏撈得一點好處。因爲鎗不夠分配，大家都把家裏舊藏的紅纓鎗，大刀，短刀，以及殺豬刀，切菜刀，尋了出來，磨的磨，擦的擦。現在，不是怕敵人打過來，是祇愁敵人不送上門來打！

三 兩個新夥伴

倭寇在尉氏城裏站定了腳跟，就着手派遣隊伍，巡查四鄉，據說要做「清鄉運動」。陳老頭子聽到這個消息，就連忙趕到團部來報告給黃慶祥。

看官都還記得陳老頭子這個孤老，當初是第一個主張「逃難」的，不想「自衛隊」成立以後，他看大家都一心一意要打日本人，保護自己的家鄉，也就安心下來，專誠做事。每夜上更時分一到，他就趕忙去找到查夜的弟兄，同他們一起走遍鎮裏鎮外，細查細看，真是連老鼠也藏不下一個。二更打罷，查夜的弟兄們都去安息，祇有他還精神抖擻的坐著，連盹兒也不打一個。三更一到，立刻又跑去將他們喊起。一更一點，打來從沒一點錯差；直到打罷五更，東方發白，才去安息一會。雞啼三遍，太陽起山，他又趕忙爬了起來，走遍四鄉四野，到處打聽敵人的動靜。得到一點消息，就立刻趕了回來，報告隊長。

且說黃慶祥聽到敵人清鄉消息，當下就把李彬找來，商量個應付方法。李彬笑道：

「敵人出動清鄉，正是我們弟兄顯本領，立功的好機會。」

大家正在商量怎樣佈置圈套，引誘敵人，忽然看見兩個在鎮外放哨的弟兄，慌慌張張的跑來報告道：

「有兩個形跡可疑的人要見隊長。」

慶祥問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說道：「一個是兵，一個是難民。他們兩人到處打聽自衛隊的地點，說要見隊長，我們就將他們帶來了。」

李彬吩咐請他們進來，不可得罪他們。兩個步哨出去不久，就帶來了兩個人；一個穿着破爛的灰布軍服，身體高大，看來英武非凡，祇是臉色慘黃，好像害病一般；身上一無所有，只有腰間還塞着兩個未用的手榴彈。另一個中等身材，額角上已經開了虎叉，看去約莫有五十來歲，身穿舊綢長衫，肩上背着一個布包。

李彬問他們的來歷，那個兵士打仗的漢子說道：「我叫李勝奎，是河南柳林人。去年冬天，投了五百六十八師，當了一名戰鬥兵。今年春天就調在台兒莊一帶打日本，大大小小也打過幾場勝仗。想這回退出徐州，路上遇到敵人，弄到和大隊失了聯絡，尋找了一個多月，也找不到自己的隊伍。身邊分文沒有，餓着肚子也趕不勸路。因此想投自衛隊，當一名戰鬥兵。衝鋒殺敵，我總不會落在別人後面。我還學會打機關槍，只要給我一架機關槍，管叫敵人來一排死一排，來一連死一連。」

慶祥吩咐弟兄帶他下去吃頓飽飯，他聽了喜笑顏開，十分高興。

那個穿長衫的難民說道：「我叫楊雲廷，是本縣人，在縣城內外有兩百畝田地；祖上在開封建有房院，因此一家老小一向住在開封。上月內，蘭封戰事緊急的時候，我一人移居到尉氏縣城裏來，不想沒到幾天，開封、尉氏一齊失守，我獨自一人逃了出來，全家大小都淪陷在開封。我已有了這大的年紀，在人世的日子也不多了，還怕什麼，所以決心投在自衛隊裏，當一名兵丁，也好殺幾個敵人，出出滿肚子的惡氣。」

他說完之後，慶祥也吩咐請他下去吃了飯再談。待他走出，慶祥就和李彬商量道：

「據你看他兩人究竟是真心來投，還是喬裝改扮，來刺探消息？」

李彬想了半響說道：「那個軍人，我不敢斷定；至於這難民。如果他所講的都是實話，據我看是不假心來投的。因為他的田園家產都被敵人佔去，連妻兒老小也淪陷在敵人手裏，那末他決心要反抗敵人，自是當然的事。」

慶祥說道：「且問問弟兄們，看有沒有人認得他們，或有能證他們所說的是不是實話。」

當下王晉生就說道：「楊雲廷確是本縣的財主，兩年前也會到我店裏來喝過一回茶，我打聽得他在開封確有大廳大院，他所講的大概都是實話。」

祇有李勝奎，問來問去，也沒有一個人曉得他的來歷，當下就決定把楊雲廷留在隊裏。李勝奎暫不收留，暗派兩位弟兄，背地偵查他的行動，三天以後再作決定。

李彬把這番意思，分頭告訴了他們二人。楊雲廷聽了，自然十分歡喜，不在話下，且說李勝奎原是滿心歡喜，以為「自衛隊」定可收他當一名弟兄，所以吃了滿滿的三大碗紅薯小米稀飯。不想李彬的回話却說「暫時沒法收留」這一下可把他氣得兩眼冒了火。他怒喊道：「我是一心要打日本人才來投自衛隊，不是是來混飯吃的；你們以為我李勝奎是怕餓死的麼？」

他說罷就一逕衝出鎮外。暗中派去偵察他的兩位弟兄也趕了上去，跟在他後方。是兩位弟兄，一個叫王三，一個叫李虎，都是本鄉農民，家境向來窮苦，可是「窮人曉得餓滋味」，他們倆看見勝奎氣得那個樣子，心裏着實難過，就走上去安慰他道：

李大哥你也不要生氣，他們不收你實在也有他們的難處。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個亂世，

歹人多得像牛毛，你一個人無親無故，跑來入隊，誰又敢保證你是個好人呢？」

李勝奎聽了這一番話，滿肚子的氣頓時消了一半，心想：他們沒有一人認識我，不相信我，真也難怪。因說道：

「多謝你們兩位的好意，我並不怪他們。祇是我一心想入隊殺敵，他們偏偏不肯收留，心裏未免有些不好受。」

李虎看他腰間還塞着兩個手榴彈，忽然心生一計，就說道：「你身經百戰，胆大力強，何不用你剩下的這兩顆手榴彈，去打死幾個日本人，提了敵人的頭再來入隊，你看他們收你不收！」

李勝奎一想，果然不錯，就決定乘着肚子還飽，趕緊去找敵人。祇是敵人一向躲在城裏，不敢輕動出城，那裏能找到他們的蹤跡？王三說道：「聽說牠們要派人出城清鄉，我們不妨乘天色還早，沿大路走去，能夠碰上幾個也未可知。」

當下他們三人就轉到了沿尉氏城裏的大路上，一直向前走去。一氣走了十二三里，還沒有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心裏正在着急，忽然聽見一里路外響起一陣「霹靂」的聲音，李勝奎到底有過不少作戰的經驗，他立刻就斷定那是敵人的小汽車來了。他們三個連忙跳到路邊的麥田裏，把身子藏在麥叢中。不一會就看見前面揚起塵土的地方，出現了一輛小汽車的影子。聲音愈響愈大，車也愈來愈近，李勝奎不慌不忙的捏好手榴彈，伏在路旁，眼睛緊釘住飛跑來的車子。說時遲，那時快，車子早已來到眼前，他看清了車裏坐的確是三個日本人，左邊的那個像個軍官模樣，車上還架着一架機關鎗，他就舉起手榴彈對準車子拋去。只聽見碰的一聲，路上飛起一陣沙土，車早翻在路旁，三個敵人死了兩個。那個軍官模樣的只受一點傷，正掙扎着想爬起來，李虎眼快，早拔出插在綁腿上的刺刀，一刀刺去；只見那敵人眼翻，噴了一口長

氣，就此完結。勝奎連忙把那炸壞了的車子上的一架完好的機關鎗拆了下來，又在那三個敵人身上搜出名片和日記本，然後三人一道，抬着戰利品，興高彩烈的飛步趕回鎮上去。

勝奎見了祝祥和李彬，就把機關鎗和名片日記交了過去，並且說明經過的情形：王三、李虎兩個又來給他做了證人。有道是：「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慶祥聽了這番話，高興的了不得，着實把勝奎恭維了一頓。當下大家十分歡喜，只有楊雲廷一人悶悶不樂，似乎有一樁說不出心事。

四 一個奸細

時間過得很快，「自衛隊」成立以來，已有一月。自從李勝奎搶來一架機關鎗，發了「利市」之後，「自衛隊」的隊員們就常常喬裝改扮，埋伏在四鄉四野，消滅敵人，奪他的武器已非一次。到現在，除了一架機關鎗之外，總共得了十九桿新式鎗和兩桿手鎗，年輕力壯的隊員們，已經每人分到一桿鎗。

這時候黃河已經決堤，水頭過了尉氏，敵奔淮河而去。開封、尉氏之間，已經成了一片汪洋，交通斷絕，尉氏城裏水也漲到三尺，只有西北鄉地勢較高，還未遭水害。土肥原的部隊因為被水所隔，回不得開封，只得困守在尉氏城廂內外，司令部就紮在縣城西北的黃村，他們一面要趕築堤防，阻止水流，一面又要應付我軍的襲擊，所以忙得焦頭爛額，日夜不安。這時涇川、尉氏一帶，到處都有游擊隊，趙老四的首領，常常聯合正規軍，給敵人一些虧吃，黃慶祥他們的「自衛隊」也早和趙老四有了聯絡，因此聲勢更加浩大。

閒話少講，且說這天李虎在鎮外捉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短衣赤腳，作苦力打扮，約莫有三十來歲。這人在鎮外鬼頭鬼腦，東張西望，李虎跟了他半天，才將他抓住，在他身邊搜出一張祇奇奇怪怪的納糧收

條，和一張寫得莫名其妙的買賣房屋的契據，因此疑惑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奸細，將他送到隊部裏。

慶祥問他姓甚名誰，到這裏來做什麼？

他祇回說：名叫楊老大，別的一概不答。大家逼着問他，他被逼得沒法，竟大聲叫起來道：

「你們是什麼東西，敢來問我！叫你們政訓員來，我自願告訴他。」

李彬聽了，立刻出來說道：「我就是政訓員，你有什麼話講？」

那人不慌不忙的問道：「你姓什麼？」

他道：「我叫李彬，還有假的不成？」

那人又道：「你且叫弟兄們都散開，我自有的話說。」

大家聽了都覺得奇怪，慶祥更加冒火，罵道：

「你有漢奸的符號，還想狡賴？鬼頭鬼腦，想玩什麼花樣？」

他說完就想吩咐「拖了出去」。李彬連忙阻住，悄悄地說道：「我們且忍耐一下，問個明白再講。」

當下，他就和慶祥一起，把楊老大帶到另一間房子裏，關起了房門。李彬指着慶祥和和氣氣的對他說

道：「這是我們隊長；沒有外人，你有話儘管講！」

他就輕聲的脫道：「我是趙老四那裏的人。」

慶祥聽了，就像卸了一個重担一般，不覺快活了起來。上文說過一句，趙老四就是尉氏，涇川一帶游擊隊的領袖，大家都是聽他指揮的。楊老大既是趙老四那裏的人，自然大家都是弟兄了。可是李彬却更加疑惑了起來，既是趙老四的人爲什麼會爲土肥原的路條，（漢奸符號？）沒等他追問，楊老大已從褲腳縫裏拆出了一卷小紙，遞給李彬，李彬看了大吃一驚。原來那是趙老四隊裏的政訓員寫來的秘密信，信上寫

道：「據本隊派往敵軍中的暗探楊老大報告，現有奸細潛伏貴隊，刺探軍情，密報敵方，請即查明。」李彬和慶祥商量了好久，也弄不明白這「奸細」究竟是誰。這時慶祥忽然想出一個計策，就問楊老大道：「爲大家的事，你願不願意受一點苦。」

楊老大毫不遲疑的說道：「爲公衆的事，不要說受一點苦，就是拚了性命，也沒什麼不願。但聽隊長吩咐，我一定服從，決沒一點差錯。」

諸位道楊老大是怎樣的人？他原來是船夫出身，一向在黃河渡口搖船度日，生性忠誠勇敢，祇要是他認爲該做的事，就使有刀山火海，擺在他面前，也阻止他不住。他曾經受了趙老四之命，假意去投敵人，暗中探聽敵情，報告老四。確實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當下慶祥李彬商量了一番，就湊在他耳邊告訴他道：如此如此，祇見他滿口答應。

講定之後，慶祥，李彬就將他帶了出去。衆弟兄正等在外邊聽信，只見慶祥一手抓住楊老大，怒氣沖沖的喊道：「分明是奸細，還敢狡賴！快帶去押起來，餓他三天，再來拷問，看他招不招！」

王三早跑了過來，將楊老大帶去。李彬又想趕到王三身邊，在他耳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到底慶祥他們定的是什麼計策？諸位且慢慢看下去，自然明白。

五 奸細不見了！

一天兩天，都平安過去，到第三天的早晨，「自衛隊」裏突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奸細楊老大不見了！

這個奸細原是交王三，李虎兩個人輪流看管；他兩人把他關在一間堅固的磚屋裏，門關上了銅鎖，一

個值日，一個值夜，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刻工夫無人看守。兩天一夜，都平安過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却出了亂子，這晚是王三值班，白天因為有一件要緊的公事，非要他到離鎮二十五里的一個村子裏去一趟不可；他飛快的趕去趕回，足足跑了四個鐘點，弄得頭暈腦脹，兩腳酸軟，恨不得倒在床上睡一大覺；怎奈沒有休息多少一會，又輪到了值班。他擔心自己睡着，故意坐在門外的石板地上，吹吹涼風，看看明星，總以為可以熬得過去，不想三更過後，竟不知不覺，倒在地下，昏昏睡去，忘了時間，忘了任務。一覺醒來，太陽已經起山，慌忙進屋一看，禁閉奸細的房屋竟已兩門大開，銅鎖扭斷，丟在地下，楊老大不知去向。

王三趕忙跑來報告慶祥，慶祥自然是十分怪他，叫他負責偵查，看是何人私下放走。王三查來查去，也沒個下落，祇好靜下心來，細思細想。忽然記起，昨晚二更以後，自己眼睛正有點模糊的時候，似乎會看見楊雲廷在房子周圍走了兩轉，因此就有些疑心到他。

原來楊雲廷自參加「自衛隊」以來，從沒有立過一點功勞；他既不能文，又不善武，一天到晚，祇是多管閒事多說話，問這個長，問那個短，好像山神廟裏的土地，沒一件不管；商量正經事的時候，他却從未說過一句有意惹的話。因此大家都討厭他。可有李彬常常同他講話，說他年紀大了，能決心參加「自衛隊」，已令人佩服，大家不應輕看他。現在發生了這件怪事，大家又都懷疑到他。連一向不多講閒話的陳老頭子也說，有一天二更光景，他看見楊雲廷在鎮外樹蔭下和一個人鬼鬼祟祟的講話，那人好像是楊彪模樣。原來自從「自衛隊」成立後，楊彪就不見了，誰能知道他是否當了漢奸？他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混進鎮來，自然不是漢奸也像盜匪。因此大家更衆口一詞的說楊雲廷可疑。祇有慶祥，李彬還是勸大家不要隨便說話，冤枉好人。

當下慶祥又傳出命令，集合全體弟兄講話；想在言語之間察看各人的臉色。不多一會，弟兄們都已到齊，只有楊雲廷一人未到，派人去叫，却回說昨夜受了風寒，睡倒在床，今天起不得身。慶祥看看沒法，只得讓。這裏和弟兄講了許多話，又問了許多問題，還是沒有點頭緒。

六 好消息

兩天以後，李彬忽然接到一個密報，拆開一看，不覺十分高興，連忙走去告訴慶祥道：「我們的計策果然成功了。」原來那個密報就是楊老大派人送來的，誰是好細，他那裏說得明明白白，末後報了一個消息，說「黃村敵人五百，定明晚乘木筏偷渡黃水，潛到開封，請相機襲擊。」

慶祥聽了這個消息就道：「好細既已查出，我們不怕他逃去天外，現在且先來想個辦法，消滅這五百敵人，不要讓他們白白的走了。」

李彬聽了更加興奮，原來這個「自衛隊」從成立以來，前前後後打過十幾回仗，不過都是一些小戰爭，少的祇對付兩三個敵人，多的也不過十幾個；這回却有五百敵人送上門來，大家自然高興。

且說慶祥和李彬就一心一意的計劃了起來。偏巧敵人的木筏必經的一處是慶祥最熟習的所在，那一帶的地勢——那方高，那方低，那裏有土坡，那裏有窪地，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閉起眼睛也描得出來；黃河決堤以後，他也曾到那一帶去看過，堤形水勢，都十分明白。他想了陣之後，忽然跳了起來說道：「我想到一條妙計，祇要去十來個弟兄，管叫五百敵人死個大半。」

李彬連忙問是怎樣的計策，他就把那帶的地勢和他的計劃，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李彬聽了也十分贊成；當下兩人就決定了作戰的計劃。李彬立刻寫了一個條子，派人送給楊老大（他們已和楊老大約好傳遞

信息的方法），告訴他這個襲擊的計劃，要他做內應。一面又和慶祥商量定了襲擊的人手，他們從四十幾位弟兄當中，選出了十位，都是飛龍活虎一般靈活勇敢的傢伙，李勝奎，李虎，王三都在裏面。

慶祥，李彬把他們叫來，輕輕的對他們說了這個計劃，他們都歡喜得跳了起來。李勝奎說道：「我祇要帶去那架機關鎗，躲在下流的水堤背後，管叫敵人來一個死一個。」當下就推定了李勝奎做指揮。慶祥吩咐每人帶一點乾糧，一支手槍，一把鐵錘，其餘物件一概不帶。李勝奎一人專管機關鎗，各人一律穿灰衣草鞋，全身不准露一點白色；第二天午後出發，上更以前必須埋伏妥當。弟兄們都一一記住，正待散去，李彬又叫住他們，告訴他們要嚴守秘密，不可洩漏一點風聲，免得奸細密報敵人，壞了大事。大家應聲「曉得」，就各自去擦鎗磨刀，準備一切。

七 大戰倭寇

第二天一亮，這十位兄弟就起了床，一邊收拾，一邊忍不住笑。別的弟兄們莫名其妙，問又問不出底細。祇有李勝奎心快口快，擦機關鎗擦得入了神，常常會對着機關鎗說話：「你這傢伙，贖得了你可還沒有用過你，今天你要不出點兒力氣，咱可不饒你。」一會兒又怒氣沖沖的喊道：「小日本兒，咱今天可得教訓教訓你，叫你曉得中國人不是好惹的。」王三看他一個人說得忘了情，祇好走到他身邊輕輕的用臂觸他，聽莫名其妙的默望一會兒，才又突然想到「不可洩漏風聲的囑咐」，就不好意思的傻笑起來。祇是稍不提防，老脾氣就又會發作。

好容易才熬過了午飯時分，他們收拾好了，就悄悄的離開了鎮子。避過大路，穿小徑，越土坡，渡水窪，一聲不發的走了三十里路，滾滾無邊的黃水早橫渡在眼前，看看太陽還沒有落山，他們就在一個土崗

隱僻所在停了下來。李勝奎攀登山坡上的一株樹頂，定睛遠望，看不見一個敵人的影子。他跳了下來笑；「好大意的敵人，沿堤一帶，竟連步哨也不放一個，正好讓我我弟兄行事。」大家聽了也都暗暗歡喜道：「你一句我一句的放心談了起來，不多一會兒已到日暮，一片昏暗籠罩下來，他們就都站起身，各自去找掘的地方。」

原來那一帶接連都是高高低低沙丘。黃河的潰水，由西向東汹涌而來，被這一帶的沙丘所阻，水流分成了幾道，向窪地裏湧來。敵人爲了防止水流繼續南湧淹沒自己在尉氏的紮營地，便強拉民伕，築起堤防，堵住窪地的水流，才使大水折向東南。堤防以南只漲起幾尺平靜的渾水。敵人從尉氏偷渡開封，這一帶是必經之地。

且說李勝奎率領眾位弟兄爬過山頭，隱伏在敵人新築的堤防附近；三人一組，九人分做三處理伏，李勝奎自己背着機關鎗跑到了下流半里路外的一個隘口，將機關鎗架設在土墩背後，鎗口對準水面。

這時天空恰有一彎新月照得水面泛起片片銀鱗，好不耀人眼目，他們各自安靜的等着，眼看月已偏西，約莫已到三更時分，水面上還是沒一點聲息，只有風吹草動，時時發出颯颯的輕聲。他們正等着，忽聽得遠遠的水面發出一點響動，好像鯉魚出水；他們靜心細聽，果然越響越近，就都抖擻起精神，準備聽到了號鎗，立刻便各自動手。這且不提。

再說土肥原的部隊二三千人，原是分駐在尉氏城內和黃村一帶的鄉間，不料黃河決堤，大水隔斷了他們和開封之間的聯絡，尉氏城鄉也淹沒了大半，莫說彈藥斷了接濟，就連糧食也沒有來源。中國的軍隊又分佈在周圍，時時出動攻擊，游擊隊更是出沒無常，使他們損兵折將，已非一次；因此全軍都困守尉氏，日夜不安。最近聽說開封的日軍也要撤退，他們更恐慌得了不得。這一支孤軍困守在這裏，日後不是要成

了甕中之蠶！因此土肥原就決定了撤退的計劃。帆布船不夠應用，就強迫老百姓砍伐樹木，編成木筏，準備分批渡水。好容易才編了十個木筏，可容五六百人，一面又拉集了幾十個船伕，強迫他們擺渡，楊老大也是其中之一。因為白天怕中國飛機的機鎗掃射，所以只好晚上偷渡。這幾天月色明朗，正是他們偷渡的好機會。這天，天色一晚，首批渡水的五百敵兵就爭先恐後的登了木筏，原來他們都是些打厭了的疲兵，天天只想回國，現在聽說「退却」自然是歡喜非凡。以為從此可以不再作戰。十個木筏，用棕索連成一串，說聲「開行」，就浩浩蕩蕩開動了。船伕都是用竹篙撐渡，所以只能揀水淺的地方走。到午夜時分，只走了二十幾里，看看那地勢，一面是高土坡，一面是浩渺無邊的大水，木筏只好緊靠土坡行走，要是離開土坡，那就會失了方向。却說行了一程，日本士兵都已疲困非常，坐在筏上，一個個呼呼睡去。

再說楊老大自接到慶祥，李彬的密信之後，就暗暗在被拉的船伕當中活動，勸他們中途逃走，大家原都有妻兒老小，誰願拋家棄室，來給日本人撐渡，因此贊成楊老大的計策；只有三兩個人胆小，沒有決心，好在也無妨大事。且說楊老大行在前面，看看慶祥他們約定的地點已到，料定弟兄們早已預備妥當，就揚起手來做個手勢，同時用船家的「行話」打了句「暗號」，只見十幾個船伕都一齊抽出小刀，割斷了連着木筏的棕索，楊老大早已從身邊一個睡熟的敵兵手裏奪過步鎗，撥動機鎗，向空開了一鎗。木筏上的敵兵這才從夢中驚醒，慌慌張張的來找船伕，船伕們却都早已跳水逃走，不知去向。看看連串木筏的繩索都已被割斷，一個一個不相聯絡的順水淌了下去，連忙去找篙來撐，才發見篙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被船伕拋下了水去。正在無計可施，忽聽堤邊「嘩啦」一聲怪響，只見滾滾的黃水像天翻地覆一般，從兩個土坡的中間衝下來。諸位道是什麼緣故？原來是李勝奎率領的弟兄聽到楊老大的號鎗，就動手把那最險的高堤用鐵錐挖開了三處大缺口，黃水自然就以排山倒海之勢湧了下來，可憐日本兵的木筏被衝得東歪西倒，早有

幾十人掉下水去。木筏淌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隘口，眼看前面就是浩渺無邊的汪洋，衝了下去就莫要再想活命，只得那些日本兵只是舉手亂抓，好像要拉住什麼救命索，只可惜周圍除了大水之外，一無所有。到了隘口水勢更急，驚天白浪從兩面撲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忽然平地一聲雷，北面的土坡上響起了機關鎗「噠，噠，……」，槍彈像雨點一般，飛了過來，那木筏被水沖盪，一直把敵人往彈殼裏送去。這羣可憐的日本兵嚇得狂跳亂叫，不死在鎗彈之下，也做了水底之魂。勉強留下的幾個，沒命的攀住木筏，隨波逐流而去，遲早還是要送進魚鱗的肚子。

李勝奎看看大功告成，就收拾起機關鎗，去找其餘的弟兄，可是楊老大他們也早從堤邊爬了起來；看看東方已經發白，李勝奎和楊老大檢點人數，原來的九位弟兄沒一個受傷，祇有那一羣船伕中少了三個，不知是下水太遲，給日本兵打死，還是被水衝到遠處去了。據楊老大說，那三個都是胆小心不定的傢伙。他們會集到一起，一共五十九人，浩浩蕩蕩的回去，一路談天說地，好不得意。

八 誰是奸細

第二天，在鎮外的空場上開了一個民衆大會，慶祝這次的大勝利。自衛隊員，若百姓和楊老大帶來的船伕，都到了會，一共約莫有一百幾十人，把那塊小小的空地擠得水洩不通。祇有楊老大昨晚來到這裏之後，就隱藏起來，誰也沒有看見他，李勝奎他們受了慶祥，李彬囑咐，自然誰也不提聽見到楊老大。

空場西邊，擺了兩張八仙桌，當做了講台，「自衛隊」的隊員們都站在桌前。李勝奎就做了他們的心，大家都圍住他，要他講昨晚掃射敵人的情形，那位和他同天入隊的楊雲廷也在裏面。大家都興高彩烈，祇有楊雲廷似乎面帶憂色，坐立不安，常常問道：「捉到活的沒有？」李勝奎心直口快，總隱瞞不住自

已的心情，往往翻一下眼睛，冷笑道：「哼，活捉的多得很，漢奸，日本人一大堆，當漢奸的，總逃不了。」還是王三機警，看他話兒說走了板兒，就來給他打轉彎，說道：「老李，你何必騙人！我們那裏捉到了活的？」一面又故意自言自語的說道：「機關鎗是捉了住活人的。」祇是楊雲廷却還是緊皺雙眉，放不開心。

不一會兒，大會開始，慶祥跳上了台子，高聲說道：「我們弟兄，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的大勝仗，一氣消滅了四五百敵人。這勝仗叫我們明白；只要大家肯齊心幹，就不怕敵人強橫，也不怕漢奸搗亂。我們一個弟兄可以抵擋一百個敵人。今天我們慶祝衆位弟兄的大勝利，願每一位弟兄都鼓起精神，加倍勇敢的幹，一直把敵人打出中國境去！」

跟着，就是李勝奎報告這回襲擊的情形。慶祥，李彬怎樣吩咐他們，他們怎樣乘夜埋伏，敵人的木筏怎樣過來，他們怎樣破壞水堤，用機關鎗射……這些都說了個詳細。他還說到敵人一聽到機關鎗響，就嚇得往水裏直跳，大家聽了，都拍手大笑，萬分興奮。

他說完之後，李彬忽然扳起冷冰冰的面孔，走上了台子，大家不覺一怔，頓時安靜了下來。只聽他說道：「今天，我們開這大會，是爲了慶祝勝利，也是爲了清除奸細。」大家聽見「奸細」兩個字，就更加嚴肅起來，覺得好像連氣都透不了一口。有道是「賊人心胆虛」，只見楊雲廷的臉上忽然泛了一陣白。李彬接着說道：「大家都聽到過我們隊裏有奸細的消息，可是還不明白誰是奸細？今天我要請一個人告訴你們：誰是奸細！」

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台子，只見李彬下去，跟着跳上一個船後打扮的人來，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原來竟是前回逃了的那個奸細楊老大，大家正在疑惑：「他怎麼又來到這裏？」只聽他說道：「你們都認

「誰我是個奸細，今天我要告訴你們；怎樣當了奸細。」

這時台前起了一陣哄鬧，原來是楊雲廷看看樣子不對，想闖了出去，可惜他四周早給李勝奎，王三，李虎那一般人圍得銅牆鐵壁一般，一步也走不出去。

祇見楊老大將他怎樣奉趙老四的命令，人起胆子混進敵人當中，怎樣從敵人那邊聽見這隊裏有奸細私通敵人的消息；怎樣喬裝改扮來到這裏見到李政訓員；又怎樣使李政訓員的計策，假戲真做，給關了起來……都說了個明白。接着說道：「不想那奸細果然中計，真當我是他的同道，深夜乘着守人睡熟，偷來看我，和我交了暗號。原來他當我曉得他的祕密，怕我受不住拷打，會將他招供了出來，他竟扭斷門鎖，放我逃走，還交我一封密信，要我帶到敵人那裏去。」他一面說；一面從腰裏摸出一封浸過水的信，高舉起來給大家看。跟着喊道：「你們猜，這個奸細是誰？」

他正待往下說，人叢中忽見一人昏倒在地，那人正是楊雲廷。祇見慶祥做了個手勢，早有幾位弟兄把他抬進屋去，不等楊老大往下說，大家自然都明白了奸細是誰。

諸位道：楊雲廷這東西，有田有地有房院，爲什麼自會當了日本人的奸細？原來他走個祇顧私利的守財奴，因爲自己的田地房屋給日本人佔了去，竟癡心妄想敵人發回給他，就百般討好敵人。日本軍官見他如此，落得利用他，將他全家老小留在開封，派他到尉氏縣混進游擊隊中，刺探軍情，暗通消息。不想却落得這個結局。

且說「自衛隊」既查明他是奸細，自然將他送給了鄰近的正規軍隊，銷斃了事。他的家小也不知給日本軍隊害成什麼樣子，這是賣國求榮，應得的結果，不去管他。且說慶祥他們這「自衛隊」却愈弄愈強大，直到現在還安全的駐在他們的故鄉，時時準備着殺敵。

抗戰通俗小說

六四

正是：國家重英豪，抗日最爲高，蕩寇功勞大，青史姓名標。

——完——